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桂隱文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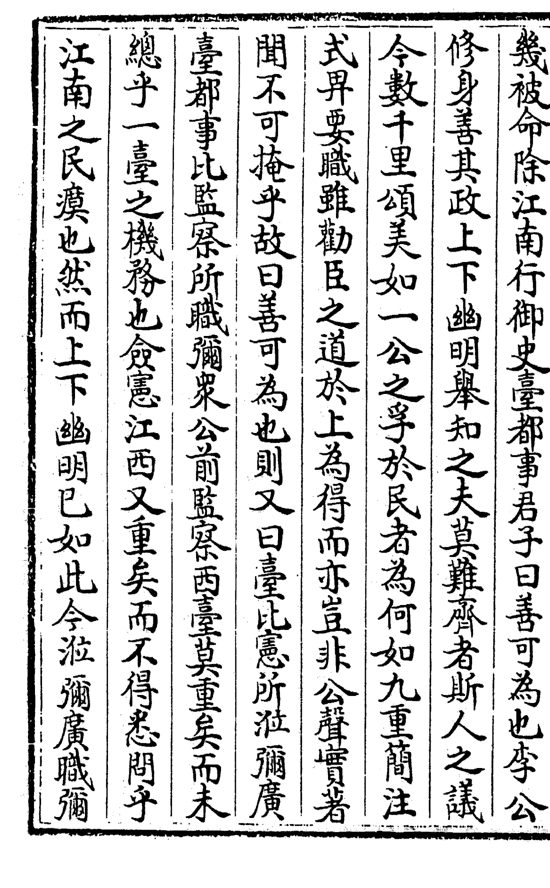
桂隱文集卷二

元 劉詵 撰

序

送僉事李彦古赴南臺都事

今天子初改至元之三年江西僉憲雲中李公分司巡訪吉贛南安攬轡未至先聲肅然如范孟博既歷三郡氷蘗自持如楊伯起民歌頌載道時上猶邑民皆病瘧癘民有夢癘鬼相戒曰李公來吾屬當去矣病遂安未



幾被命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君子曰善可為也李公修身善其政上下幽明舉知之夫莫難齊者斯人之議令數千里頌美如一公之孚於民者為何如九重簡注式昇要職雖勸臣之道於上為得而亦豈非公聲實著聞不可掩乎故曰善可為也則又曰臺比憲所涖彌廣臺都事比監察所職彌衆公前監察西臺莫重矣而未總乎一臺之機務也僉憲江西又重矣而不得悉問乎江南之民瘼也然而上下幽明已如此今涖彌廣職彌

衆則其取應又當何如韓退之贈李君房别曰失之此足愛惜得之彼為歡忻今公之擢其庇覆吾民益大誰獨無歡忻乎詵濯園郭門南北之士大夫有意於我者皆不敢妄有所譽獨於公不能忘乎頌於是乎書

送蕭克有偕曾從吾赴瑞州永平簿

蕭君克有以世家魁傑之姿徃官渠陽曾君從吾以士林環秀之彦實偕其行其志好之同議論之合真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古之君子其處也必觀其所與居

其出也必觀其所與游不可附而附焉可以知其客不可致而致焉可以知其主故學不失其所以講政不失其所以謀趨不失其所以歸反是而曰志好同議論合吾不知其可矣若二君之相視莫逆其君子之所望與太史公經行天下遂有史記今航洞庭撫赤壁登黃鶴都邑室屋足以壯其氣魚龍濤浪足以激其懷風帆烟樹足以駃其觀亦奇絶矣然豪商巨賈歲歲之過覽不能出一言者葢鮮若二君之登高能賦其山川之所待

與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仕者固優於學矣學而未仕者蓋所以優於仕矣渠陽地僻而事簡魏了翁之所以益樹千載也簿君政事之暇相從覽領弭節乎羣芳六藝之林振策乎道德仁義之苑其亦足樂乎余老矣間嘗讀書二君之謦發是賴故尤惜其別而甚願其別之有成於其行起而祝曰使簿君之政軼其父凡流高譽於朝遂入為名公卿君之光也使君亦蓄其所學充其華而大其實遂建侯萬里外簿君之志也

語松茂而栢恱雖予之衰懶倦游者亦將與有頋幸焉遂書以為贈

送賀元忠赴越城廟山廵檢

禾川賀君元忠為曲阜學正既滿選曹以新例授浙東餘姚縣廟山廵檢當戍艤舟郡蒼然亭下士友咸追餞或曰賀君前後二除亦異矣曲阜之墟河山蒼莽市邑蕭條麥短禾秀黄埃千里雖强壯不能為情及入禮廟則聖賢衣冠肅穆如生鼓鐘鏗鎗珮履雍容諸生與伕

百拜何其文也會稽之陰溪明山碧舟航如畫士女塡
會晝夜歌舞雖正士不能不移而又長戟勁弩旁趨前
擁短衣上馬鳴柝而巡亭檄何其武也二除可謂異矣
賀君其變於異乎余曰不然朝廷之用人不一其職而
一其才君子之仕不一其地而一其德選曹以是處賀
君誠知人矣吾嘗聞古之有為者處寂淡而不以為憂
居紛華而不以為悅安禮律而不以為嚴勤師教而不
以為勞賀君性美而才達氣純而質堅吾知其視會稽

如曲阜視廵檢檄而不異於庠序矣又充而上之其地益殊其職益不同賀君其有異乎若情與境遷器與事局豈大丈夫之有為者哉於是衆皆悅俱起而頌曰浙東西禮義之邦大夫士之仕宦與潛處者皆宗程朱而慕歐曾賀君其不以居於武而疎於見矣錢塘大省所駐憲若帥星羅而碁布其位皆處周呂而出方召賀君其不以習於文而怠於事矣他日有升大府者必賀君也則書以為贈行序

送楊生廷章往旌德

士之不相知者或同室而異趣及其相慕尚則雖越千里而不以為遠是心豈可强哉同郡劉君粹衷以雄文高科為旌德縣尹廷章將往從之告别於余曰願請所以教嗟乎生亦好學也已生之家君固宿於學四方之來從者户外屨滿吾聞生匠氏之圃者不求規於他地生造父之家者不學御於他人生胡旌德之之也故曰生亦好學也已非旌德之賢不能來生之學非生之好

學不能慕旌德之賢雖然生之出必念夫吾辭親而來也歸必有以慰其心旌德之見生必念其離親戚涉江濤而來也其必發樞啟鑰無所吝於生矣余與旌德友也久知之也深其可慕效者豈獨文章哉生必勉之

送蕭煥有入京

嚴陵蕭君煥有積學有才氣語當時政事如良醫病証具有方治評古今人物如老吏讞牘莫有遁情弱冠遊京師以救荒三策知名教授桃源克稱其職為照磨臨江

與國皆理寃澤物戢暴媿貪郡人為碑頌其政以是稱為良材為偉器豈過論哉然十餘年展轉求品官以限年勞未獲升用君又恬於進取日從賓游賦詩論文以為樂乃今始問道京師謁改選舟過臨江郡士友咸遮餞或謂予曰子之為文辭於蕭所不愧嗚呼余言非教何所無愧也

送艾用濟歸河南就鄉試

艾實元暉河南士之秀者也去年來從黃君希仲於廬

陵郡學學娓娓日有所進六月望告別於其師友與常
所往來者將歸河南就其鄉試余告之曰昔歐陽子盧
陵人也學於河南以成大儒進而軼於孟荀揚韓之列
盧陵山川之氣有以毓之與河南士君子之行有以勗
之與今生生於河南學於盧陵河南在中州其山川之
氣固不劣於盧陵矣盧陵士君子之學問又豈劣於河
南哉生所毓所勗之地不劣於歐陽子則其學當優於
歐陽子矣語曰顏何人也希之則是然今余謂生之必

可希乎歐陽子人或謂余之易於言也余且謂生之不可希乎歐陽子是余之厚誣生也生勉之哉若乃今之科第則學不幾於歐陽子之彷彿者或庶幾矣不必為生勉

送達子通

士大夫居官有善政能愛民輕富貴重名節審去就不為茍合天下之奇士也蒙古達哩雅齋字子通曾祖官中書丞燕南廉使子通以其祖世賞監濠州鍾離縣暨

監桐城縣暨監南康縣願丁母憂不赴復監鹽城縣至
正三年遷監集慶路江寧縣至官理究平訟奸吏望風
歛避府檄浚陰山河道計用工二十八萬六百子通建
言開河道本以為民事或不時反為民害歲蝗旱民飢
而死而修河何為急疑其事不行上官怒子通復力請
罷上官益怒子通曰吾可不為官不可狥上以厲民即
日托以遷塋拂袖去嗟夫士不能以名節自高變化其
初復阿上而苟合文過而求容皆不能舍富貴耳若漢

汲黯蕭望之東漢黨錮諸賢與宋之不肯奉青苗法者
皆可謂特立不羣之士矣葢古今所鮮見也且子通例
不必丁憂而願丁憂其重天理輕人爵能為人所不能
為已見於此及受檄浚河縱厲民非已罪然必不可寧
棄官去是愛民重於愛身愛忠直重於愛爵位他日立
大庭任大事豈肯狥時以謀身哉吾故曰天下之奇士
也子通所至方且為詩歌暢懷賦景飲酒談笑曽無芥
蔕於心者其度量氣節可觀矣吾黨既為詩以美之而

予為叙云

送歐陽可玉

自宋科廢而游士多自延祐科復而游士少數年科暫廢而游士復起矣蓋士負其才氣必欲見用於世不用於科則欲用於游此人情之所同廬陵歐陽德器可玉鄉俊士也告余將遠游余問其所志則獨不然其言曰士之修於身者為道德見於外者為文學斯四者固皆可以自求而亦當有取於人古之君子非不可閉門息

交以成其善而或從師取友於天下良有以也今之王公大人居則高堂重階狴犴守閽出則崇牙大纛武夫千羣介馬塡擁數十里吾固未易見也而以道德文章重海內者其人差易見也往年嘗拜虞公於家溫乎其相接藹乎其相親然自虞公外未多識也余今復欲涉洪都道武昌歷金陵撫關洛以造京師庶幾所欲見者咸得見焉其足有以翊予之進而策予之不逮也余聞而異之蓋士志於用世者類苟取富貴而已其志於道

德文學者何人哉以道德文學求天下其人有不進子而見者乎吾將見子盡識天下道德文學之人而二者亦將在子矣行矣無倦

送延平楊上人歸閩求師

自師道不見於聖賢之教而相師莫盛於老佛而尤莫甚於佛氏其徒至歷辛苦甘寂寞絕生人天常之樂受垢衣餘食之汚洒埽薪水之是給馳叱棒箠之不辭近者率十數年久者或度一世噫其事師亦嚴矣而究其

所得或謂聞一語而悟因一事而解卒墮於鴻濛混茫非世所共知然自古迄今求是教者未有已也若聖賢之所以教則即乎人倫日用飲食之常道其事不必如是其賤其日不必如是其久而所得者其綱常為君臣父子其治化為禮樂文章其道為三皇帝王之公其書為九經史傳之實本備而末舉體立而用行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川嶽瀆同其流峙皦然皆世之所共喻然而去古既遠士之知師道者何鮮哉故唐

韓栁氏皆著書極言士之恥於相師以為斯道之大病而卒莫能正也延平楊上人自少走天下遍求其所謂師至豫章禮善言佛者絕學僧名留八年而後渡淮漢游南京入西川上蛾眉拜古所謂普賢者其徒若干年航洞庭住君山叅善言佛者空菴僧名歷南嶽七十二峯下湘潭謁善言佛者無方僧名各有年數今將自廬陵復踏東吳歸閩益求其可師者師焉噫其求師之勤不少於昔人矣上人生龜山之鄉為龜山之裔聰明而多藝苟

以是心而慕其祖濬乎程氏之流泊乎孔氏之渚不難也而溺乎彼不能反乎此既可悼其途之失矣而吾黨士與游者皆為詩歌以贈之而無一人感上人之勤以自媿其求道之不敏者可見儒者之自棄而不能有所勉激也故因上人謁余言而為是說庶幾或者有感焉

送張子靜游武昌

張子靜舊從中齋鄧先生之季子元宏游元宏名也處鄉校以雋聞一日來告曰跼蹐丘里間久矣誓將自西山而

武昌以勗吾學焉余謂之曰古之游者志學問而進取之㸃得後之游者志進取而學問之不知今子過洞庭覩其浩洋之勢浮東南而浸日月風濤之洶壯魚龍之出没則足以充其氣撫赤壁之斷岸黄鶴之崔嵬思曹劉孫氏之百戰則足以考其得失而慕其人物之英傑尋寒溪之梅問窪尊之故跡則敬其剛介之如存酹芳洲之草指鸚鵡之莪莪則傷其詞華之美而不自愛凡山川都邑之得於目何往而非學若過之而不知日夕

與俱而不能賦則與舟師估客何異雖游何取子之游以學言可尚矣為我訪顏氏之巷而觀於孔山峨高冠鬒髮如雪者子拜而師之則學廣矣且告之曰使公留廬陵吾不及此公得無鄉國之情乎

贈張漢鼎赴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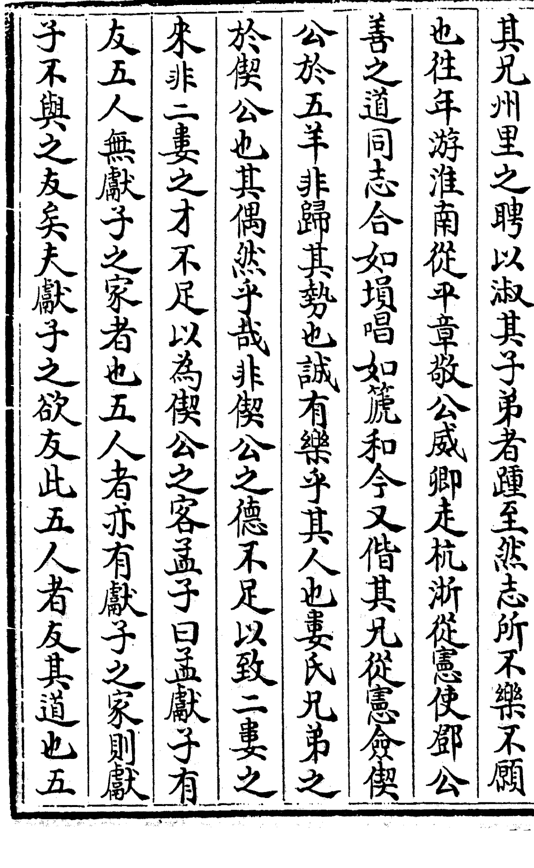
當趙宋南渡時北方士大夫率皆隨駕以渡散處州郡若常德大守亳州張允蹈之居廬陵其一也子孫繼世盛大今又二百數十年吾所與游者希武希武子漢英

尤秀敏多文漢鼎頡頏競爽踈通能達於事十年前嘗以儒試吏於嶺南適廣寇蜂起漢鼎奮謀猷飛書檄佐億軍需揣摩事會動中機宜驅馳戎馬間親俘馘劇寇七人然不自伐帥府嘉其才録其年勞保申為府奏差以省親留家久之至正五年冬十月遂辭親出門余贈以言曰子之祖以高科與學仕宋為大官今子復以才能發身帥府雖未足以盡子之緼而得其途矣余聞元戎說禮樂敦詩書好賢下士子執鞭從之猶挾美玉而

游於卞和之門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子益勉之余雖老尚拭目焉

贈婁行所游五羊

士之游於四方所樂者在得其所從苟得其從雖道里之遠舟車之勞有所不計何則樂乎此忘乎彼也故古人有千里而命駕比屋而相違誠以其樂與否耳吉文之英稱於州里有婁氏兄弟曰存所行所強學積文既不遠數千里從別駕偰公於金陵行所才學駸駸欲軼



其兄州里之聘以淑其子弟者踵至然志所不樂不顧也往年游淮南從平章敬公咸卿走杭浙從憲使鄧公善之道同志合如塤唱如箎和今又偕其兄從憲僉偰公於五羊非歸其勢也誠有樂乎其人也妻氏兄弟之於偰公也其偶然乎哉非偰公之德不足以致二妻之來非二妻之才不足以為偰公之客孟子曰孟獻子有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獻子不與之友矣夫獻子之欲友此五人者友其道也五

人者若之何而不以道自重哉憲僉僕公學博而才宏氣剛而德清其所剌舉雖公卿無所避婁君之所以友之者宜何如亦曰道而已語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憲僉公今日以道治數十州他日以道輔天下吾知不忽乎婁君之所友者矣

贈邵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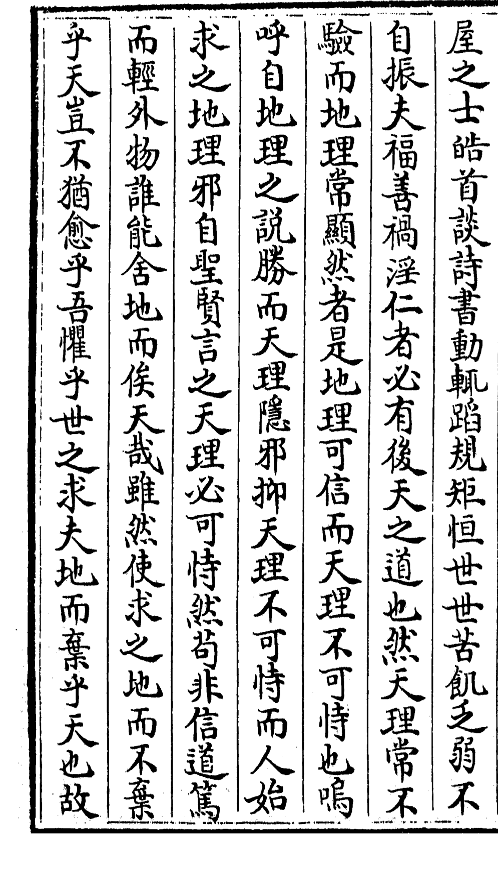
邵君明卿以清異俊拔之資歴府掾有年三子皆頴出如其父其仲子以和肄業於學校游余門客知其敏於

學而考古之力勤也諧於俗而應世之道善也古人取人貴有體有用講之禮樂而不能通試之洒埽應對而不能習體何有哉問之錢穀而不能知資之甲兵而不能帥用何有哉若以和庶幾蕙之矣狄山素為儒武帝問其能守一郡曰不能問其能乘一障强對曰能而卒以取窮為儒至於如此固矣倪寬混混羣吏中不見異於人及上有所問他吏不能對寬獨能對稱上意為吏獨不當如是乎以和為儒久以府檄試吏於文江體用

兼優其在今日矣故於其行稱是說以贈焉

贈林可翁談地理

舊見塋書凡前代富貴家所塋輒圖以示人曰是出其相某卿觀者歆動去年洪林可翁從空山上人來吾州親指其地當富貴某地宜貧賤尤奇為人葬甚多其效皆欲刻期驗余因念地理術亦奇矣厮養童僕擇葬偶得所即溫飽可致馴至居高門出累騎者有之憸兇尚覇屈意奉葬師設機穽謀佳穴甚者發他人塚出累世



枯骨而藏其親然莫不取富貴顯榮子孫昌奕窮巷白屋之士皓首談詩書動輒蹈規矩恒世世苦飢乏之弱不自振夫福善禍淫仁者必有後天之道也然天理常不驗而地理常顯然者是地理可信而天理不可恃也嗚呼自地理之說勝而天理隱邪抑天理不可恃而人始求之地理邪自聖賢言之天理必可恃然苟非信道篤而輕外物誰能舍地而俟天哉雖然使求之地而不棄乎天豈不猶愈乎吾懼乎世之求夫地而棄乎天也故

因可翁求贈言而發是慨焉亦庶幾為葬書者之初意云耳嗚呼觀吾言者亦可悵然而一歎矣

贈醫士王宇春

人之疾無大小皆足以害身醫之道無内外皆足以活人然惟妙於藝者能之同郡王宇春精通諸科文雅識道理敏於見而不自衒勤於人而無幾求余嘗見其所療多奇驗比又身嘗試之益驗然皆非急於效以愚人蓋其言曰治病必求其源用藥必鋤其根不求其源雖

治莫知其向不鋤其根雖愈必致於復且病之方至也如洪水之驟合其勢不可以遽退疏導濬滌自底於平躁者逼其勢以壅遏則勢反愈甚而功必無成蓋天下無不可治之病亦無皆速愈之病謂病為不可治醫之過也謂病為皆可速愈責醫之過也古之為政者必期月三年而後功效始見若朝更化而晝視成暮立法而旦求治議論之士紛紜於朝宁督迫之吏旁午於郡縣安有美治哉余聞而歎曰善哉其言治水合於禹之道

其言治人合於周公孔子之用心豈徒醫云乎哉書以
警夫世

郭劉二君邂逅詩序

士君子游宦萬里外忽遇故人知己握手豈不足以生
志氣壯顏色燕山劉元卿為廬陵郡貳幕抵官之初適
客省副使郭公持使節弭留於此一見盡歡如子美之
遇孟雲卿應物人名之逢楊開府傾倒談笑舉杯相屬極
世間聲色勢利有不足喻其快於是秋旱方初適得甘

雨天若助其喜者殆亦一時意氣之所為也郭公賦詩一篇屬和者盈卷蓋人相遇他鄉固可喜而又為故知尤深可喜也郭公中朝近臣劉君明時才士他日頡頏雲霄未可量此其風雲際會之一占云

夏道存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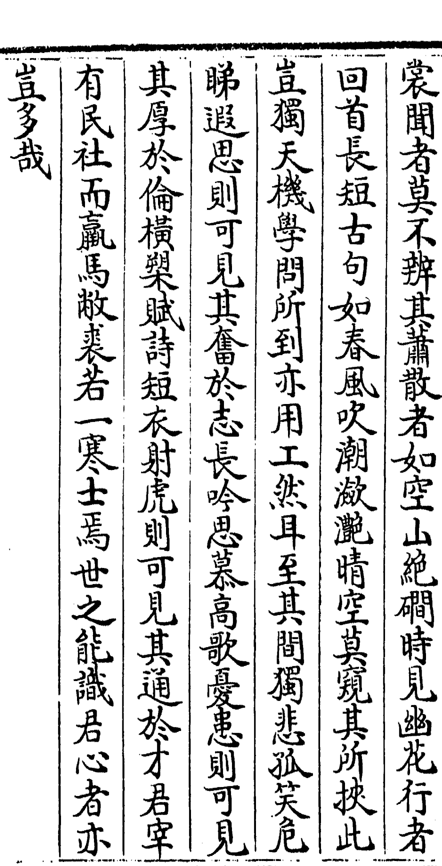
詩之為體三百篇之後自李陵蘇武送別河梁至無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韋柳為一家稱為古體自漢柏梁秋風詞馴至唐李杜為一家稱為歌行古體非筆力

遒勁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蕩雄傑不能今觀夏君道存所為詩琢清貯澹凝幽拔奇不肯苟簡一語飄乎如輕雪之度風也冷乎如寒泉之落澗也澹乎如古罍洗之不可雜衆器也非有得於古與夏君方將膏車從其兄仲善於會稽仲善才又高觴咏磨礲之餘必有如靈運惠連之天契神悟者自是當益工歸當以語我

劉梅南詩序

梅南名志行

劉君志行詩五言絶句古律如衣冠士使人起敬雖復



笑諧不廢其雅七言律其靚麗者如野橋夜月學按霓裳聞者莫不辨其蕭散者如空山絶磵時見幽花行者回首長短古句如春風吹潮瀲灩晴空莫窺其所挾此豈獨天機學問所到亦用工然耳至其間獨悲孤笑危睇遐思則可見其奮於志長吟思慕高歌憂患則可見其厚於倫橫槊賦詩短衣射虎則可見其通於才君牢有民社而羸馬敝裘若一寒士焉世之能識君心者亦豈多哉

九日登鹿角山詩序

余舊家吉水南嶺有山崢嶸如鹿兩角俗呼為鹿角當在宋時山下有喬木數千章連抱參空陰雲蔽虧鷺鸛號集宛然深山太古意也國朝始通是鄉為官達創馬驛所謂喬木斬伐殆盡莽為曠土近年來或繚以長垣限以棘溝而所謂曠土又將為果園蔬圃矣嗟夫是鄉特寬閒寂寞之濱而為谷為陵者如是不一則通都大邑之改化又何怪也余每歸故鄉至輒喜留滯不能去

昔人所謂樂其所自生非歟至正癸未遂因度九節於此於時天氣連隂初可衣單裕八日意行飲楊君文川別墅又飲其兄吾可桂花樹下羅君宗伯宗仲邀過其家劇飲痛醉至暮乃歸衣冠駢集居人屬目余因朗誦曰九節追歡亦偶然羣賢携酒路聯翩茅簷老嫗扶孫語重見衣冠八十年文川和唱云有約登臨興浩然風吹襟袂舉翩翩先生領袖衣冠盛更醉黄花四十年遂約一日登鹿角峰至期余乃攝衣徑造其頂同游者二

十六人列茵相向坐如環絲竹稍閒因用東坡大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艷黄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鞓醉舞崩崖一揮手分韻余得作字約明日詩集獨缺鞓崩二字亦以避所難所諱也明日詩集同游徵余序遂書

文江西渡埜寥廓有山削成蒼鹿角驛亭古道數百家人烟四起象虚廓我亦鹿角山中人久客歸來似遼鶴輩行已稀少壯多白頭愈覺鄉土樂秋天九日雲漠漠振袂淩危散腰脚大江東來忽空濶青山環

走擁簾幕豁然百里指顧中南眺層城北仙閣白觴
瀲灧照醪酒碧盤崔嵬出殽臄羌笛高吹破落日村
鼓狂鳴動虛壑谷精遁走山鬼奔樂極但愁風雨作
風雨作可止之請君勿輕動浩歌且更酌向來豪雄
令安在馬臺龍山俱寂寞不如藍田把萸翁流芳終
以文字託鹿角山山頭石路何硌确應知後人慕羊
公佳時踏破青芒屩

龍溪曾氏族譜

族不可以無譜族有譜然後不以疎爲戚戚爲疎不以尊爲卑卑爲尊戚疎尊卑秩然不可紊而後孝弟之心生焉若戚也而爲疎疎也而爲戚尊也而爲卑卑也而爲尊尊卑疎戚其序已紊孝弟之心何由而生然尊卑疎戚之序素紊者始於義不親情不密義親情密無是病矣故明吾譜者所以使吾義親情密也今夫父子兄弟之間寧有不義親情密也哉自再世而降至三世四世五世而後浸有不知彼爲吾兄爲吾叔父爲吾伯父

者矣又自是而愈遠而後鬻吾之族於他人市他人之族以為己族者矣嗟夫使吾族譜明又安得有是病哉明吾族譜者使吾之子孫不以吾譜鬻於他人而不市他人族以為吾族也蘇明允有言觀吾譜者孝弟之心亦可油然而生矣今觀龍溪曽氏族譜慨然上有感於唐風杕杜之詩下有感於蘇氏族譜之引於是注其族自一世再世以至於十四世十五世其泒分源别凡其徙其復其蕃其絶罔不存且明者其意殆欲至於百世

而未巳則其勢安有戚疏尊卑之遽紊而不知有吾凡吾叔父吾伯父者哉是故族固貴於盛譜尤貴於明族盛者有天道焉譜明則人事之盡而已曽氏之族其可敬哉

塵外流芳集

塵外流芳集者友人蕭孚有游永菴所為詩而羣賢和之者也今六年矣孤峰上人編為集而以是名之屬余序嗟夫人生無事登高訪遠尋幽覓勝或放懷於水竹

之間想迹於禪寂之外一生復能幾游游而不能賦賦而不能傳者又何限古人於此事最是留情而一觴一咏能使人稱頌為佳話者甚不多見上人能集是以傳其胸中亦不凡矣倘刻之壁使後之來者摩拂而讀之或為一悵然也

李伯玉太素脉

歙人張子克言太素脉始於黄帝岐伯伊尹扁鵲黄石公華佗孫思邈皆秘不傳惟陳希夷以授王朴而此術

遂布於天下然余少時見攻此者甚罕故友淀溪郭公
晉能傳通之亦默不言近年通者頗多友人李伯玉得
其法於鄱陽邵明善素其傳正故其術驗古今觀人之
法多矣惟近取諸身為尤切春秋公卿大夫察人禍福於
動作威儀之際一舉足一發聲一形於言無不識其終
身者至秦漢間始有論若唐舉許負亦能察人終身於
一見蓋雖不及春秋公卿大夫之神而非後世之可及
惟脈則古人僅以察病未始有以言貴賤者豈亦所謂

秘而不傳者邪君能益精之何患不知人哉雖然吾亦有自觀之道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人苟善矣雖欲辭福不可也苟不善矣雖欲辭禍不可也使為不善而欲求福於脈難矣噫世之人誠能皆以是自觀則有不待君之觀也歟

蔬筍詩集

僧翠微詩不多見然每不苟作往余初覯其稾喜其彷彿韋王蹊徑嘗進以一語今見其嗜慕益堅譬之飲食

猩唇豹胎與芻豢之悦口者皆却而不御所御者乃庾郎之瀹韭周顒之晚菘文與可之燒筍蘇長公之蔓菁雖富兒之綺羅氊葷者所不取而風致乃未易及惟知味者知之翠微詩可謂得僧家之本也然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豈不更可敬哉

彭翔雲詩序

亡友彭君翔雲詩鍜煉精確而不廢真意如幽林曉花真寂不賞如寒機夜織神專而心苦如深山遺老語言

近質終有德人深致如山醪溪蔌或使富兒哂戚而知味者獨有所領蓋蘇老云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有此文也已然詩之為言品律固不盡同要其同歸於佳即葩浮而不宿於理富健而不永於味又安得如君詩之真實可愛哉憶吾與君相從廬陵印山間君年四十有二三余甫弱冠君弟琦初則長余二歲笑談觴咏繼以講切或臨於水或休於樹或倚户而立或促席而論率旦至夜漸中乃散未幾君死又數年余與琦初皆纓人事

而各散處既而復鄰居於城雖時相合然求如與翔雲共處時優游永日不復得矣君死既三十一年余與琦初皆蒼顏皓首當時親知零謝欲畫其所與游居之地池湮臺廢莽為耕疇鬱為高樹白楊連塚望之如牢如皐下馬而洒麥飯者皆非向之所執戱哀離合之迹如此可為重慨而琦初猶能寶藏君詩手抄以示余評又可喜也嗚呼今誰知翔雲者知者獨琦初與余耳余既畧為評論而復疏其游從之概至其懿行高節不為牢

物所知憐則琦初述之已備世言詩能窮人觀於翔雲尤信

游興善寺詩序

遡淦冶而南百里有源曰吉陽山水環合土壤肥沃源有寺曰興善清泉由後狗寺門而出琅玕亂石間如琴磬然寺僧作亭跨其上修逕蜿蜒竹樹蒙密頗有幽意相傳南唐後主同母弟李長者著華嚴合論其中論成騎虎上升遺像固在寺之勝以此夫自拔於富貴之中

而遐舉於塵垢之外固亦竒矣然亦安知非見其凡沉酣聲色國境日蹙既不欲為微子抱祭器而去又不欲效智果易姓以為民望故自託方外有避禍之實無去亂之名且其所為上升安知非見其國既歸宋懐不自安而竄匿其迹假是以神其説邪自古孤忠志士高者託神仙下者託傭保往往然也距寺三十里又有陳橋廟橋敎後主不降城且陷死之嗚呼長者之去可謂見幾而作橋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其事乃皆在是鄉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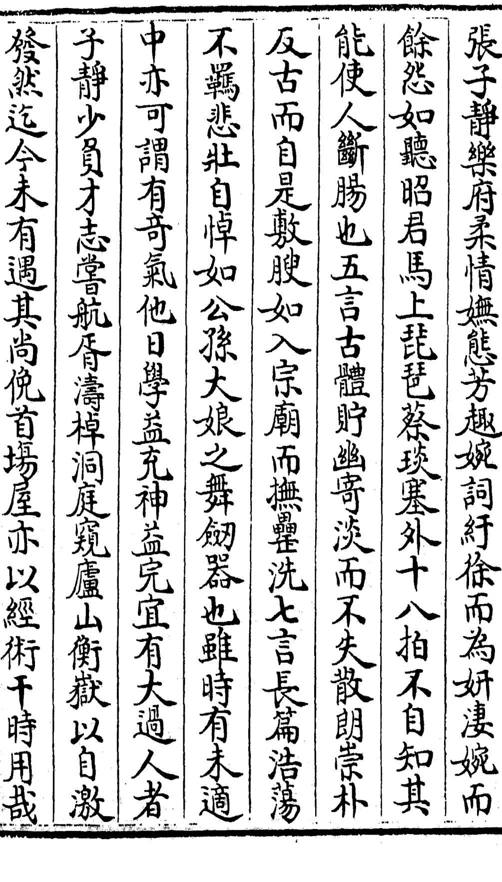
斷壟之間好游者不可不知考也泰定丁卯余客淦南溪景翁張氏九月晦日訪寺作三詩景翁弟自翁亦有詩而老友曾先生諸君子皆賜和僧宗應作卷請書以重山門因叙以唱和之意而牽聯并述長者出處云

百咏梅詩

天地間奇花異卉無足當百咏者獨梅可以當百咏不厭愈咏而愈不窮雪後園林水邊籬落疎影横斜暗香浮動工矣而竹外一枝又工近世劉後村侍郎積百篇

又工余族五山宫講積百篇又工須溪劉先生短調亦至百篇又工今見王君朝卿以二韵疊和為百詩則又愈難愈工梅之精神標格何其能受人之賦咏不窮如是也朝卿曰子獨不見誠齋翁稱陳洮湖愛梅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賡賦不千篇不止將不工邪余駭而起曰若是天地之生詩人無窮則賦梅者愈無窮後五百年余當騎白鶴夜踏羅浮山雪中與君更共賦之

張子静詩詞



張子靜樂府柔情嫵態芳趣婉詞紆徐而為妍淒婉而餘怨如聽昭君馬上琵琶蔡琰塞外十八拍不自知其能使人斷腸也五言古體貯幽寄淡而不失散朗崇朴反古而自是敷腴如入宗廟而撫罍洗七言長篇浩蕩不羈悲壯自悼如公孫大娘之舞劒器也雖時有未適中亦可謂有奇氣他日學益充神益完宜有大過人者子靜少負才志嘗航昏濤棹洞庭窺廬山衡嶽以自激發然迄今未有遇其尚俛首場屋亦以經術干時用哉

誌銘

建昌經歷彭進士琦初　琦初宋瑞 臣彭齊後

余友彭君琦初以至順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沒於五羊官舍其子鏞後二日亦死訃聞闔門二百指哭振閭巷郡中士友咸失色相弔其季子鎡跣足迎喪踰年十一月庚午奉柩葬於廬陵化仁鄉印山新塘之原請銘余惟知琦初久莫如余不得辭也初至元丁亥余客印山琦初在焉於是時科廢十年印山知名之士尚不少日

夜相與談説詩書諧笑飲酒而琦初與余尤欲自勵制行為文務欲絶出世俗而追古人磨礲相高出處不能相舍當時不知其樂其後皆遷逝城雖巷陌相望然各纒家患世故浮沉困耗而少年英鋭之氣俱少衰矣延祐初元仁宗皇帝詔天下以科舉取士士氣復振咸奮淬以明經為先而琦初以四年魁鄉貢至治癸亥又貢遂擢第授南昌縣丞秩滿調建昌路經歷未兩月有訴吏役不均者仇家共構陷坐解職叅政耿公歎曰玉石俱

獎若此何以勸善會廣選行薦為廣東鹽官居官數月以病終享年六十有六琦初少有通才直氣外率內敏遇事見獨奇姻族之貧者扶樹使自給受侮者捍其患失教者朂以學事之病於民力不能救則為書以言於上又言文丞相當祠陳古今大義激切不諱故未仕而人信其能有為居南昌推折橫吏民多復業天歷初急造兵器飛符夜下連郡騷動琦初請貸官帑徐規以償事辦而民不知平反盜獄增復學廩率為省憲賞識儆

居一室圖史蕭然獨四方求文者滿座讀書夜分無毫末官宦意故已仕而人信其能有守平生教人傾竭不吝校文江廣見黜卷有可取者必為抄録曰吾恨不能盡收又建言欲於貢額外取士故事不必盡達而人信其用心之廣其於學破獵萬卷詩文隨意引筆不為棘艱余嘗評其文如春江晴瀾滔滔順流若可褻玩疾風過之奔怒千尺或者徒見其敏實未覩其變也遺藁可數十卷有理學意録有聞見録杜注衆同初名庭琦字

士奇自號沖所既以士奇入仕改字琦初世居廬陵白
珏自宋大博齊後分徙化仁鄉福塘曽祖文益祖子深
學者稱坦軒先生父季慶宋兩與鄉貢國朝贈吉水州
判官曽祖妣胡氏祖妣郭氏妣劉氏贈宜人娶羅氏贈
宜人三子長鏞次鉉先卒次鎡孫漢沂洪余與琦初少
壯俱艱苦無成琦初晩令若可少慰然一第一官衆人
可致在琦初無足論者當今天子聖明海内清晏宜得
奇才奥學以論禮樂而軼三代若琦初雖獲登用又如

是而止且死南州非命也邪而余白首相失追歡思少年相期尤有可感者安得不反覆舊事言之琦初嘗喜以詩文屬余評曰惟子知吾文未病前數日猶寄示巨帙且曰吾將歸老與子論文如曩時蓋書至之日死矣嗚呼悲哉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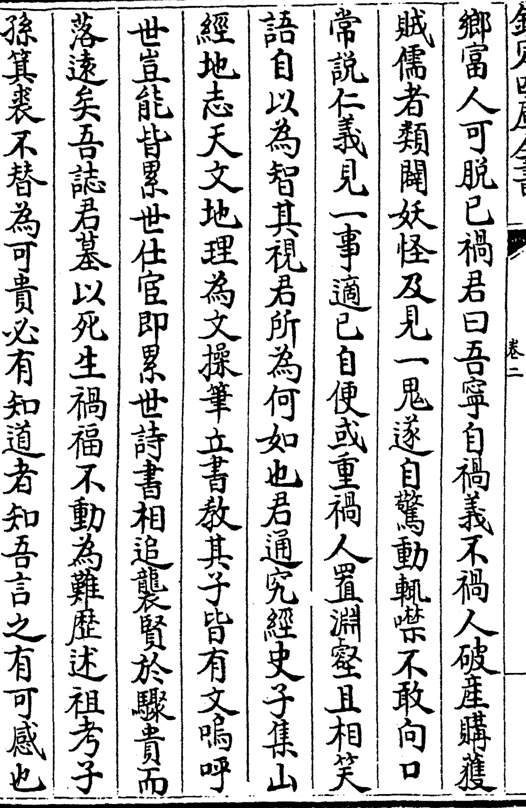
積之深施之淺匪施之淺惟用之晚奮於鄉死於遠胡死於遠維忌之軛瓦完兮壁毀牂驅兮驥蹇嗟哉志士百世一慨（鎡公之壻）

張處士性善

至正二年秋余友曽泰復以書為其甥張治請曰治先君子以去年辛巳十一月十四日棄諸孤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原敢以吾友顔成子之狀請銘於先生先生幸賜之銘死且不朽余時留豫章不及見書則又致再四請乃發狀而歎曰治余所知治之父性善尤余所知不可不銘張氏自五代時由貝徙吉竟居吉水文昌鄉西團世以儒顯曽祖崧尤博學有名聲既不

用於時則放浪山水間方笠騎犢飲酒賦詩以終祖同老登宋淳祐甲戌第歷贛寶慶信州三府推官棄官養親時相交荐徵太常博士國子監丞不就父希文克世其學性善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初穎敏侍信州公側名士滿座咸驚異其早慧就學克勤夜燈徹旦母鞠氏念其苦常勉其少休君勤益甚弱冠以入韵賦鳴往往凌厲先輩試補校官就中選復薄而不出及仁宗皇帝肇復科舉君慨然曰此吾時也累試不合有司然磨礱相

善凡道益貢講畫速化友顏成子貢淑訓克肖子再龍
次榜則君文非不可貢可第也於是知有命矣君素孝
於親篤於倫誼從兄喪久勿克舉不計貧能恤兄子長
失教不憚勞能訓君子謂此或常人可勉至於生死在
前而不懼禍福切已而不變則非常人所能君常過友
人值其大疫死病肩踵屬親戚散莫顧君歎曰見病走
非義也癘有神必不加禍有義留旬日瘥死治病病咸
獲安又嘗任里役有劇賊匿其里官責捕急吏教嫁禍



鄉富人可脫已禍君曰吾寧自禍義不禍人破產購獲賊儒者類鬨妖怪及見一鬼遂自驚動輒噤不敢向口常說仁義見一事適己自便或重禍人置淵壑且相笑語自以為智其視君所為何如也君通究經史子集山經地志天文地理為文操筆立書教其子皆有文嗚呼世豈能皆累世仕宦即累世詩書相追襲賢於驟貴而落遠矣吾誌君墓以死生禍福不動為難歷述祖考子孫箕裘不替為可貴必有知道者知吾言之有可感也

娶曾氏賢而宜家先二年卒子三曰治曰再龍曰源女
二長適曾甚幼適羅甚孫四宗櫓宗集宗杞繩武有遺
文朱門問辨紀事珠玉射策提要若干卷禹貢沿革圖
指南象罔集五卷卒録十卷今雨集三卷程文藁四卷
君舊寓永豐明德鄉死於寓嗚呼君美文行而不見於
時可銘已銘曰
文不騫逢之畸行不馳交之漓義也而厲走仁也而已
夷吁不見古之遺

高處士師周

嗚呼余銘高君師周之墓其離合盛衰死生可感甚矣高氏自吉州吉水歸仙遷雅莊為世科望族至君和兄弟益昌國朝至元混一以來君和履任儆巡隱然有偏裨方略保障州邑洊推劇寇四境依以為安衣冠名勝日集其門弟君器鄉貢舊名君實當時文士故言文武兼備稱焉又數十年君以幼齡嗜學日有聞君又師事艾文學幼玉磨琢詞賦學校試率在魁列俊聲一日動

鄉郡方冊姓名遂流布江廣湖浙之間方是時君在家庭為佳少在朋友為英游賦詩飲酒往往自放閭嘗來城郭與余遇輒縱意論文於詞賦友三山林允元潼川唐化龍江東熊瑞每平視無言雖合處恒不久而君和以氣為文如鷹隼之方得曠漢而騫長風也又數十年仁宗皇帝以明經修行取天下士君忻然曰庶幾可以展吾志矣然竟不合於有司又困於門役不復屑屑以科舉為事由是避鬨居城所居適與余為鄰携其子植

過余日循廢堞荒塚徃還共談其於經史諸子百氏之書涉獵根柢能使余敬蓋與君會合之密未有如此時者知君之文浸入於道雍容持重如老將之行師制敵雖有成敗利鈍而其鋒終不可挫也又數年君復歸鄉近故家餘十里而止雖山林深密而賔客時至吾聞其與客共坐常至竟日几席或經數日不徹無起去者可謂僻矣然儉人機巧里役桎羈禍患巧中猶不能免薄俗日滋惡肆善消理每如此天歷已已聞君撫事感物

慨然有不獲於懷用陶淵明天運茍如此語爲詩見詒
往往皆感歎自傷余復之曰天運茍如此相期在聖賢
蓋期君以古人之事而不芥蔕於世俗也蓋君與余踈
濶未有甚於此時者而知君之文與氣俱斂久矣如
瞿塘三峽之水霜降波平不見洶湧奔放之勢而人愈
莫測其津源也嗚呼始終三十年之間而君之可喜可
感具是矣吾嘗謂君英傑剛銳之氣自少至壯厄於科
舉之末復自壯而老困於禍患之相仍君不以自惜而

君子之論則為人材惜之然於家無孝友之闕於人無忮求之過矩矱雅道涵茹斯文鄉稱善人斯亦可已君生宋咸淳甲戌死元統三年乙亥正月曽祖汝齊祖鴻飛父禮翁娶李氏子男三崧荘植孫二同孫還珠有詩若干卷藏於家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崧泣請銘余於君相知深宜銘銘曰

玉也不必其璚珩梗也不必其宗楨用而不施不若行成不知其人視吾銘

孔子古臣

始余哭孔長翁孔子古臣年十五六哀若不可生尤奮欲揚其親今三十有七年余與古臣俱鈲落無成而獨以後死又哭古臣其忍銘之哉古臣髫齔爲余兄後軒軒有大志不肯爲庸瑣刻意就學授簡輒成誦爲律賦有俊聲既而學益昌恨不見科舉及科復已踰壯一見所頒取士文體曰可無學而能然連試俱黜蓋其文浩博高古而有司樂平易也既復自歎曰士生天地間當

俯仰無愧外物不足深計築宅一區繚以松竹梨棗之屬村徑深窈野興蕭然書倦則灌畦倚樹與鄰叟往還阡陌間或循誠齋楊公故廬廢圃微吟久坐徘徊而歸人亦莫有知其心者余嘗觀其平居議論與其治家規劃使用世必有甚可觀然竟不試以死可慨也古臣於事親從兄取友皆盡道見事有不平者必抗公論見困苦者鋭欲濟忘其貧鄉曲子弟不率教者必廸其歸讀書善研究有詩文凡十卷至順二年五月一日以氣疾

終得年五十有三古臣字希古初與余同居吉水南嶺
余後徙郡城古臣遷南溪不時相見見則必夜話連旦
余晚歲多憂患古臣獨尚義欲取以自任嗟乎孰使古
臣死無以慰余之老哀乎娶盧陵彭氏子介女勝娘將
以至順三十年壬申十一月乙酉葬於所居之近中鵠
鄉尚坑原余哀其有才行而不得祿又不得年故為之
銘銘曰
學而不仕也如璞不玉美而不章也如蘭隱馥才也為

讐志也非福嗚呼古臣猶在吾目

仲子尚文

延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余仲子尚文以疾死四月二十九日其妻王氏暴疾死六月二日其子開孫昉踰期繼死短生不嗣哀莫置力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辛酉合葬其夫婦於吉水州同水鄉南嶺之西隱原歸故鄉從先塋也余傷其不淑買石以誌之劉氏自南唐保大間由臨江徙吉水南嶺科貢相望尚文生而頴拔八歲

閲族譜知攽敞為宗系又聞曽大父大父皆以文學知
名當世即刻志家學經史暢析詩章清麗出語間近韓
柳年十三四為律賦輒先庠序科復益研究羣書獵富
探元夜諷書讀文蔚以達不肯俗常有四書疑纂若干
卷諸史纂若干卷雜纂若干卷丁巳試貢闈不利作勵
志賦其言以勵志為先利達為末明年八月柳生於左
腹既潰而元氣已劣百體俱病羣謁醫不治危坐一室
意良苦然見父母憂勩輒茹楚不呻𢱉為怡愉家人或

用巫史曰有命毋惑常執卷不置約之止曰兒無以忘疾豈以為學邪没之前一日觀唐史至魏徵獻陵之對曰太宗聰明可誠感何至為戰國機術哉病中為古律詩數十篇用意彌高遠幼在諸子弟中蒼然有秋肅之色事二親甚謹疾革嘗市甘旨節序悲喜若以不得久娛奉為痛憂家念親時有遠慮而不屬其私聞親黨休戚病若為進減身之不惜而愛氣類如此居常尚氣誼重知故未嘗有德於人徒以賫志早没宗族兄弟親戚朋

友踵門痛哭悼弔彌數月猶依依焉尚文字文仲生丁酉十月王氏生丙申八月世居吉水東門夫死哭之過哀曾大父銓學者稱麓隱先生大父仁榮宋咸淳進士茶陵簿改從政郎平陽縣尉學者稱習靜先生嗟乎人孰不病而病不可名人孰不死而死獨可傷妻子相從地下父母白首祖送天乎忍哉使其壽宜興吾門吾不德至此奈何邢敦夫王逢原顯族多貴交故夭而名聞天下尚文地寒譽不出鄉亦其人不願人知雖嘗往來

者或不能深悉也嗚呼古今之可悲如此容有之矣而吾獨以尚文之可悲又曠古之所無也死而有知其亦能悲此銘也夫銘曰

孰為而賦也孰為而附也孰為而裂之決也為懿為醜其安據也為石為玉美不固邪為鶚為鷟祥而寓也邪歸來故鄉高巍巍者墓邪

蕭生以吾

皇慶二年癸丑某月某日蕭以吾死年三十五余哭之

哀明年改元延祐之五月其父熙績以書來徵銘余受而哀之如初嗚呼如以吾之不克其壽果可哀矣以吾少明敏事父母必達於順處家庭未嘗疾言遽色與之接而挹其和者或充然也始余客蕭氏見其遇事謹用心厚意其必有為於世讀書為文講析道理論世代升降得失常夜分相對童僕倦强意彌厲尤嗜詩自選以下諸大家皆手寫聯篇帙寤寐體製間以所未見者試評焉輒曰似某某無不然被服淡薄如寒素其風致篤

厚有可媿流俗者初熙績連孕子不育故以吾特鍾愛以吾生時家固未贏又多病熙績夫婦劬瘁良至晚賴其力以佚而以吾死矣其於人世父子之情為何如也以吾病且死無他言獨敎其弟以娛親應門慼然曰吾不得以事吾親矣及死諸父昆弟親友鄉黨皆悼傷不能去於心古今以德人君子為難如以吾者世孰知之哉以吾諱貴孫曾祖其祖其文行為世師表宋末以詩經魁天下授衡州推官學者稱草廬先生父諱其熙績

其字也宋鄉貢進士母郭氏先十六年卒繼文氏宣慰
同知公長女配袁氏子男三人某某某女一人許適袁
氏以十一月某日葬某鄉之原以吾初有志功名恨不
在科舉時死數月而科舉興窮達雖有命亦可哀已銘
曰
其履之醇醇其意之恂恂而不壽於其身嗚呼奈何乎
白髮之親
墓表

蕭德翁

君諱垕字德翁姓蕭氏曾祖諱商老祖諱楙父諱煥宋贛縣主簿宋亡以國難死時君始八歲避難應變卓如成人公私應酧搶攘㑹三凡倶逝與弟貴翁表裏樹立公上之供給不能使之困鄉里之機穽不能使之傷由是勍黠者避其鋒高提者避其善於是官暴吏奸政如虎蛇東家西里南隣北屋鮮不披靡莫支獨君兄弟所為多出人意表老成者相遜曰是二子斐然剽出如秋

風俊鶻所向無前未可量也久之齒益繁居益隘遂益充拓其室構池園寑為鄉里甲湏溪劉先生以其能以德興其門書德齋二字以為之表其子永復求余為德齋記君名日閒於四方好施尚義修橋梁治道路捐醫藥給衾棺殺縠值嫁孤女奉賓客如是者類數十年不倦過者咸稱曰是足以名德齋矣然君未嘗以為德為之益勤吾嘗觀於世未少有德於人輒自贊不已公之不自贊非矯以為之者豈非其慈厚本於性其謙讓得

於天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歟君長身豐頤聲如洪鐘直而有容質而不誇尚大體而不拘小節敦實理而不尚虛文然君尤以孝弟稱母夫人年八十有奇公養志無違率其子弟各為新第鑿池以魚闢園以花映帶左右戲彩爭迎輕輿環侍親扶持其間眞若潘安仁故事其能使鄉里朋友稱譽者不徒以其事親之力有餘而尤以其意之有餘不徒以其身之能孝而尤以其子孫之能孝也孟子以為世稱曾元之不如曾參徒以其意

之不能充廣耳若君之事親再世而有餘意有餘孝豈
不甚難得哉君又友其弟弟死而哀不止豈不甚難得
哉君生淳祐己巳享年七十有八子五人永憲某某某
女三人孫男五人孫女八人曽孫男二人曽孫女二人
君没以丙戌十二月二日後十日奉柩葬其居之近昜
家山附先君主簿李夫人之兆左既葬其子憲等既求
其姻友奉議大夫劉參狀其行又踵門而請余曰先人
幸早辱相知且辱為記其齋宇今先君不幸棄其諸孤

先生尚賜一言以重其阡以為千載不朽余既念與君交久又賢其有令子故為表其墓嗚呼數千百年之後丘落谷湮有登高而望臨穴而歎曰此宋仁宗端臣之子孫尚其封樹之哉

故宋張伯儀

嗚呼伯儀死且九十年矣而耆老談其風鄉人誦其德子孫務詩禮闔門數百人指日可以盛大則君之所以樹善埀後者豈偶然哉君先世自貝州徙吉水曾祖文

德祖紱皆隱德勿耀文謨不仕然以行取高賢公卿間
平糴四十年秘書歐陽守道常貽書江丞相萬里亟揚
其善君名淑少自克立外重内敏謝俗嗜學受業大理
寺丞曾公鎬弱冠凌厲庠序有聲名試貢闈屢捷乙榜
事父母以孝聞從兄弟以友著居鄉里以善稱好善責
已酬物諧俗視其父無不及闢園鑿池增置齋館圖史
環貯花竹秀野日與賓客往還賦咏其間於世利蓋泊
如也生宋慶元壬戌七月十七日卒咸淳庚戌三月五

日娶吳氏繼胡氏蕭氏子櫟字天陛樞字天極天陛以
芳年登漕貢孫文孫定孫喜孫明孫俱天陛子也克大
其家曾孫觀老吉恵德行文詞竝篤古人建義學立奉
先祠蔚然日進於禮樂元孫維申南復皆慕學尤奇既
以卒之明年辛亥十月壬申窆於龍潭吳家記之原至
是文之姻友曰蕭某佳士也致文之意以其曾祖宋進
士南城縣丞蕭靜軒狀來請表其墓且言鄉老思君未
置嗚呼當君卒時海内名筆相望不以此時謁誌以發

潛德顧待今而以屬余非文之克彰其先歟余觀世之大姓一再傳之後替滅者何限甚至丘隴荒湮草生狐嘷不知其何人其或子孫榮華而飽食暖衣又不知彰其先美今君之墓百年異代而子孫方欲表以垂不朽其家之盛而後之益賢可知矣乃表於其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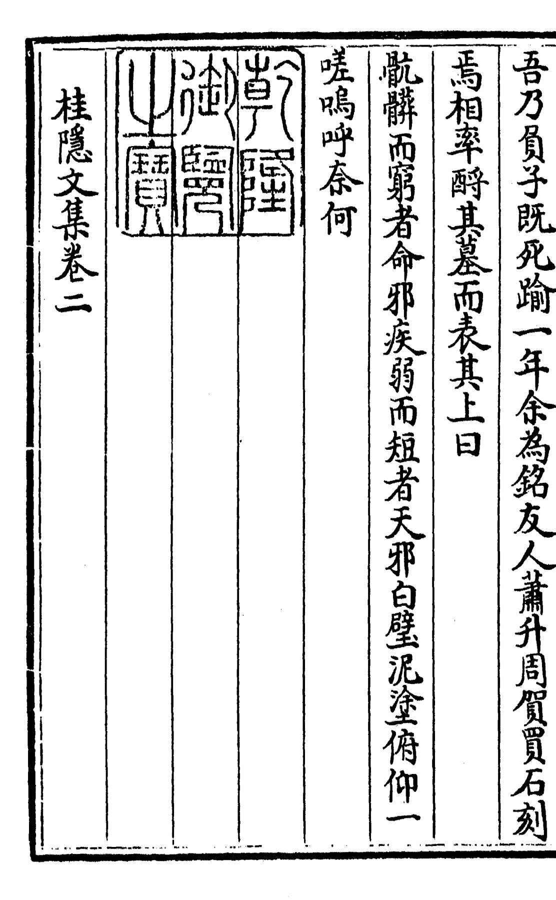
古稱為善必有後天下惟孝友惟有德於人者天必祐之鄉之君子必喜稱之以流於無窮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葢有許由塚云謂其風流不泯也於戲後又千

載有過是者必式曰是宋善人張君伯儀之墓

胡𥟖

自黔婁以貧死幾二千年廬陵胡𥟖繼之貧可知矣𥟖之賢亦可知矣𥟖生名家上距忠簡公七世曽祖某祖某父某𥟖字尊生早以穎悟受知鄉先生博士劉公會孟禮部鄧公中文既踰弱冠從余學以賦律論卒魁鄉校皇慶元年科復𥟖自期其戰藝當首捷而累不利詩詞天出而詞尤工清切窈眇近世殆鮮儷性嗜酒稽古

所得止以資醉憤世嫉邪不可奈何則託之酒與詞暢懷忘情少年貌固娟秀繼而貧病每見輒稜稜几坐稠衆中然文益腴嗚呼天之生才艱矣若程之成者又艱而竟以貧死命也夫程死以至順二年某月某日得年若干初娶臨江敎授劉豈蟠女再娶郭氏子某今撫鞠於周漢臣未死時為書與宣慰周公志仁及漢臣與常所親厚者以葬復為書乞銘於余細字如平生余讀之墮淚復之曰吾忍生銘吾友乎子疾固未死死而不銘



吾乃員子既死踰一年余為銘友人蕭升周賀買石刻焉相率酹其墓而表其上曰

骯髒而窮者命邪疾弱而短者天邪白壁泥塗俯仰一嗟嗚呼奈何

桂隱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桂隱文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施華

桂隱文集卷三

元　劉詵　撰

祭文

祭王梅邊名炎午

嗚呼孰不事親而公能甘旨盡歡如曾子閔子之以孝傳孰不居喪而公能苫塊飦粥如王裒徐積之廬阡其篤兄弟也如連璧奇木千載而不可分其從氣類也如長風健翮得意而縱高騫鶱其用武則力足以任乎鄉里

之保障埶足以守乎平原之橐鞬其為文則精者出實劒於千鍊沛者縱春濤於百川頳以排難者以之為柱於中流待以舉火者以之為穀於凶年聞其辯者疑其為戰國之處士見其粹者疑其為山澤之癯仙人方縱後公胡為淡服而疏食人皆行樂公胡為晝忘食而夜忘眠蓋其可知者已見於斯世之公論而不可知者雖吾亦不能以盡言嗚呼公年不躋於上壽而凶傲或至於耆耋公名僅發於六館而貪狡常一日而貂蟬生材

傑而不見用於天下吾不知彼蒼曷為其然詵少而聞名晚始相識雖十五年之末多貴情好於一日每暫離而即書常久會而恐失談何微而不窮辯何異而不一非悠悠之論交觀勢利以疎密公昔初病吾往候公公喜我至剪燭夜中後聞向安每報每喜於公何益心則如此三月欲盡報公在門雨車淋漓握手忘言蓋入城未就乎賢子之養而先急乎朋友之共論慨此意之迂濶豈流俗之所能既相從於累日復别公而有行公云

此行定隔千古孰知斯言之讖曾不旬浹而公貌不可

再覩矣公有令子雖死不亡獨風流之永絶增鄉國之

盡傷公䰟何之公柩返鄉倘斯文之足慰尚彷彿於一

觴

祭彭沖所即琦初也婿彭鎡父

嗚呼沖所四十五年之交遊今遽已矣世間有不可失

之友今遂死矣憶歲丁亥吾來印山吾始二十君過其

二以意氣而定交甚金蘭之相契風窻雪案雨笠晴巒

何遊不同何理不議春園新花秋墅高桂我棋而喧君筆而醉大篇短章奇文奥義或一辯而千言或一筆而萬字君如大海奔放不收我以溪澗亦逐其流君如騏驥蹴踏九霄我以駑駘竝馳其軿或同異而角立卒至善之是求取言笑之莫逆終琢磨而若仇咸默契於古人遂顛倒於俗儔乃若世故轇轕遊氣酢酧常利鈍之共濟每亨困之相謀所與談者至親有所不知所與俱者同氣有所不侔君晚決科遂滿夙心簪花曲江聯騎

上林貳邑佐藩四馳厥聲我方滙園抱甕郭門君有書來心必相論雖蜚伏之各異而情好之彌敦昨歲二月君赴番禺艤舟蒼亭旗旆舒舒建帆把酒叙别斯須謂重會之非久乃望痒於馳驅挾冢子以俱遊𢘅雙罵於靈車初得報而猶疑今撫柩而長吁何彼蒼之異好叩大鈞而無迹朔風吹波春雪裂膚峩峩石灘脩脩穹魚君歸良苦魂䰟何如我多患難失君愈孤君亦知否當歆欷歔魂兮來歸爲飲此壺

祭夏深道 即婿夏昶之父

嗚呼深道於是往矣環百里之風流於是喪矣三十年之情義不復曩矣尚憶相從君我方壯顏如烟玉談經春浪氣傾公卿車轍填巷交遊南北文帙盈囊錦輿扶親頻足高唱吳魚入饌燕酪流觴凡弟竹屋聯吟共賞僦東月之情軒宴荷亭之夜帳凌絕岫以吹笛泳大江而縱舫解紛排難振弱拔枉一時氣槩見稱倜儻固流俗之辟易亦氣類之所仰何二豎之無情乘六氣之乖

爽堅車中之高卧閲寒暑之消長坐不離於重氊行不舍於壽杖似鑿齒之半人老一窻之天壤嗚呼馳騁之姿局以拘攣談笑之懷雜以痛愴雖神情之未減亦烟友之共悵何鳳皇之在藪而鵰鶚之淩空天驥之跛足而豺豕之走壙也嗟維久要申以婚黨既欣同而慼合愧情寡而迹曠每懷問安以慰慕向每懷劇語以見敘暢胷中心之未酧忽長逝而缺望思周旋之平生增悽悼之萬狀偶膝瘍之為梗覺拜跪之猶強遣愚兒以往

奠寄老淚之横放

祭楊西有

嗚呼世未嘗無公孫僑管夷吾之材常患位不顯於時世未嘗無王彦方陳太丘之行常患名不登於史嗟惟西軒振拔自己遂繼喬木鬱爲杞梓鄉有霆雨君爲之幪鄉有蝸虎君制其鋒君所排難如翳而風君所煦撫如飢而充其遇事如太阿龍泉之淬秋水其急義如高鴻俊鶻之騫長空其氣愈謙而王公貴人忘其勢之峻

其語若訥而遊士俠客喪其辯之雄崇門盤迴大第高矗冠佩從容詩禮磨𠢕兄弟急難如手於足肅我階庭睦我姻族歲時拜起家法桐木伏臘詠觴清風杜曲弱冠羣英氣撼場屋追故家之遺意愧四境之流俗恍倡勇之在君紛襲芳而繼躅而況名駒長鳴蓟門青雲縱靶曾後周前或華髮之懷綬或青年而乘軒謂從此而奮舉遡蟜坳而淩木天何天道之無憑乃賀廬而弔庭易袍笏以苫塊變綵衣於素纓昔之笑談今為煢煢哀

此痛之良酷諒行道之撫膺嗟君材之槃槃竟大器之未施譬騏驥之伏櫪縱駑駘而爭馳幸繼志之有人終興門於他時顧惟君我相望英畟曾託姻之幾何遂永别於千載懷綢繆而不語持盃酒以遠酹春雲彌空春雨連晦思君平生一慟如對

祭蕭從吾

嗚呼吾哭蕭氏素心翁丈子二人矣今最少如從吾亦復哭焉其良爲何如也君少頴悟卓有立志謂當來青

雲而縱八極何所不至奈大化之生材常進退之倒置
卷經綸于一堂傲多變於睥睨園林清宴花竹春意蓋
善察脈者先療疾病於未然善操舟者不以波濤之可
畏而識者以一家一鄉而推之固知其可用世也方將
建大厦以成肯堂之志遺一經以為燕翼之計胡中道
之相違溘朝露之忽逝崇霜疊雪憂集禍萃山空兮木
落鳳亡兮皇謎遂使慈闈哀哀白髮悲淚猶子煢煢孑
立麻縗襁褓呱呱朝暮誰視而阿大中郎為之寡懽而

鮮悰端居而永歎雖然事有不必憂理有不必揆覆乃培之基禍乃福之隧試遐覿於古今可含笑於下地追維平生所契者義晩失良朋相望誰慰薄奠一觴有隕其淚

祭仲子尚文

嗚呼尚文汝何辜於天而至此極邪憶汝之幼素多病苦吾客於外憐汝者何暨年七八從吾四方志氣嶷嶷書聲琅琅援筆而寫輒已成章吾常期汝可興吾門但

疑災疾或不可以久長也已而年學俱長粗有俊譽磨礪簡編適際科舉推汝之心蓋自以功名之不足取也戊午三月汝感腰疾五月稍安汝自治藥吾猶不甚以為意其年八月吾歸南山汝亦繼來路逢疾風至則感冐吾與汝連牀共語汝云右腹之偏若有瘡塊隱顯可疑吾令歸城速治吾亦旋歸則汝瘡浸長偏謁諸醫或云宜消或云宜潰歷試諸醫而瘡勢驟進矣汝書抵吾齋云比連服內消丸不見內消但覺內長此十月間也

遂用外科貼至十一月初三日瘡潰出膿數升汝口呼痛汝手沾濕吾不忍見聞次日精神如常人朋友皆賀吾復得壯子雖吾亦自謂是當愈矣夫何証狀變為弱虛連用剛劑幸而復振其年歲晚次年新春又謂當愈矣汝於此時有感必詠聞唱即和其心忻忻恨不一日從朋儕以快紓鬱也吾三月十一日遷居城西汝以是月末病復進自是元氣益羸東支西敗朝劇暮差遷延以至秋冬如春空之既霽而旋雨餘燈之欲滅而復明

也汝痛而呻吾與汝母汝兄必在汝旁母以為心汝痛暫息意暢而怡吾與汝母汝兄必在汝旁共為之喜雖心知其不起而猶兾其萬一茍延也今年正旦汝猶强稱觴觀賀客題名至元夕意愈不樂然危坐相對何所不言經史環枕隨意輒讀孰知其僅越五日而旋死邪嗚呼吾祖父之德非宜夭其後者而至此何邪汝之顔貌與汝所為非宜短折者而竟至此何邪疾病人所不免而汝病獨異於人醫藥以濟夭死而醫藥至汝而無

益人死則有妻子可以嗣守而汝之妻子相繼而俱盡父母兄弟非不用情骨月親友非不効力智窮神弊無所歸咎不知造物者意竟何為也天地有窮汝父母之恨無窮也汝父益老汝母多病一餉之適意思汝輒痛不知汝九原之下意又何也今將葬汝夫婦於故鄉南嶺西隱原山之右汝曽祖麓隱先生之墓也山之左汝祖縣尉習静先生之墓也汝生不逮事死而相從其可樂或尚能如人世間否也吾為汝墓銘銘汝良痛汝其

知也邪吾讀韓魏公姪墓銘悲其早年羸疾以天一妻一子一女相繼以逝汝之可痛大略類此韓氏非不德也汝之聞此其尚可少慰也明日庚申先以汝柩入壙後日辛酉汝妻喪繼至而後入壙汝母汝凡當臨穴永訣汝父以今夕先奠一觴汝其知之

哀戴用齋

皇慶二年癸丑十月二十有二日用齋戴先生死以十二月五日葬友人劉某悲其有文章而窮以死也作哀

辭嗟斯人之生兮惠不爲賢胡絢美之如君兮秖以爲
窮之愆學如武庫之森備兮文浩浩乎如山川謀可以
彌世故之轇轕兮辨可以折堅白同異之元然而蔽風
雨僅有環堵之室畜妻子則竟無一頃之田仕不拔於
儒選之調算不及於下壽之年病霖雨而無裹飯兮黔
婁之衾蕭然瓦燈寒而無輝兮孤兒咽而不眠緦麻不
足於數人兮孰負土而廬阡誠以才而至此兮願以斯
文而回彼之天嗚呼萬古一理兮徒有泪之潺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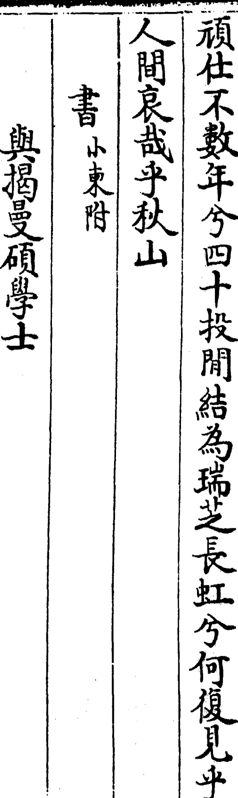
哀楊秋山

往予幼時聞公名籍甚意其遡風雲取卿相直不一日豈復可進而友哉時改公為民吾鄉予始以諸生見公稍察其純折輩行與交特相好於是予之悉公者深矣公少尉廬陵入郡憲幙以斯文自任不喜作聰明常為道人服行田里間察陰事祐弱擊强諤諤以臺諫用郡邑至出嶺歸隱而盡洗前念浮沉俗間若無所能人先士大夫死義固多而廢處者往往或以才不諧世老不

堪用才與年如公而確然不動心者殆鮮閒居無營故
人故吏鷹揚滿眼列鐘鼎蕩閭巷慢慢若不聞覩性喜
容傾倒談笑無復底蘊故知細論坐久隙語或喈然長
吁則世亦莫能測也與人交謹往復謖謖行市井間若
不玩然心所不合或竟坐不接一語近年以來諸公貴
利自薄以文高相譽不吝至褒以周召不為意公亦不
肯泛應應亦不一字過情故紛紛者若不相樂而心實
嚴忌之郡俗習為小有挾即侈然躐處躪躒前輩漫不

省獨敬公挽與竝公於年長一日者必遜下或因以少化廣坐崇勢談笑方張公間以舌戟健者輒愧屈此其平生聰明無所為用而入於議論間猶如善庖之芒及老吏之案牘妙中肯綮而隱慝不得遯伏耳憤世嫉邪自託晦嘿古冠敝衣動必矩法施於事為乃不為修飾古所謂通介者其在斯人與予嘗評公平生發奸摘伏如趙廣漢剸繁治劇如劉穆之活死命不自伐如錢若水杜門教授如管幼安詩酒遯世如陶靖節老為諸侯

客如杜子美守窮不妄干人如陳無已此皆其迹也若其自得雖予亦不能知也嗚呼余初識公時猶妙風致蕭蕭如仙人愈會愈老自號蜀𦯀數年埃黒生面然猶意其未死而竟以死亦可哀也人生讀書抱才入官用世曾不少究而窮處以死天命竟何如也予少不可於時從公周旋迂濶今已白髮過半矣前不能為公用世之經濟後不能為公立身之名譽徒混混為衆人以老而公所為取者竟何如哉感公生死視他人哀特甚叙



壙誌之所不及作哀詞曰士有出而為千莫兮俄折而頎仕不數年兮四十投閒結為瑞芝之長虹兮何復見乎人間哀哉乎秋山

書 小東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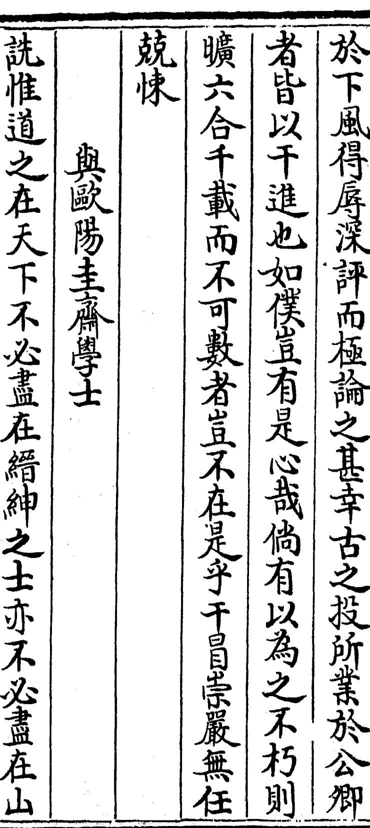
與揭曼碩學士

詵昨歲聞遷直集賢遂以斯道日侍嚴近天下幸甚閣下宜得此久矣而天下之所望於閣下者則不止此也位日高道日尊天下之文體日益取正於閣下天下幸

甚古今文章甚不一矣後之作者期於古而不期於襲期於善而不期於同期於理之達神之超變化起伏之妙而不盡期於為收斂平緩之勢一二十年來天下之詩於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宫夔府秋興之作於長篇又多法李翰林長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學者固當以是為正途然學而至於襲襲而至於舉世若同一聲豈不反似可厭哉其于文則欲氣平辭緩以比韓歐不知韓歐有長江大河之壯而觀者特見其安流有高山喬

嶽之重而觀者不覺其聳拔何嘗以委怯為和平迂撓為春容束縮無生意短澁無議論為收斂哉故學西施者僅得其矉學孫叔敖者僅得其衣冠談笑非善學者也故李杜王韋竝世競美各有涂轍孟荀氏韓柳氏歐蘇氏千載相師卒各立門户曾出於歐門而不用歐蘇氏雖父子亦各務於已出葢士非學古則不能以超於今而今亦何必不如古使吾自能為古則吾又後日之古也若同然而學為一體不能變化以自為古恐學古

而不離於今也蓋嘗讀閣下之書上不遡於古下不溺於今詩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文古矣而不可以指曰自某氏此善學者也學古而能使人不知其學古則吾自為古矣無他學古而能為古人之實不徒為古人之文此所以能使人不知其學古也此所以能自為古也僕少頗疏劣其於斯文非有意於述作故亦多散逸然間嘗取存者讀之似亦有視古人無甚媿者夫知音之難故有曠千載而獨得僕也幸得與閣下竝世而



立亦嘗辱一言之知恥而不以質正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略錄所為文若干篇及朋友所梓詩一集獻於下風得辱深評而極論之甚幸古之投所業於公卿者皆以干進也如僕豈有是心哉倘有以為之不朽則曠六合千載而不可數者豈不在是乎干冒崇嚴無任兢悚

與歐陽圭齋學士

詵惟道之在天下不必盡在縉紳之士亦不必盡在山

林之人而縉紳之士處於尊顯故其道易孚山林之人伏於窮僻故其道難達然古之人固有名滿天下文布遐裔而出言而人莫同其樂會意而人莫知其微徒同聲附和以名相求獨山林之人乃有遥悟於千里之外而不能以相語者又有吟哦閭閻讀書著文自得千載顧視流輩無足為語而知崇高富貴之中有道所在而勢分之隔不得以相從者斯二者不得值於天地之間久矣然縉紳之士不得山林之人以知其心之微若少

缺於其樂而不害其道之傳山林之人不得縉紳之士以知其道以發其心之所樂則有槁朽於木石而已故自古士之立於班行之上苟有以自見無不著稱於時而其負斯道者遂為四海之河華一代之師表而山林之人則曠世不聞有以斯文斯道自樹於千載若漢之揚氏唐之韓柳氏宋之歐陽氏者豈斯道偏在縉紳而不在於山林與吾固疑其有甚不可傳也是故山林之人倘知道之在已亦必趨乎縉紳之有道者質焉至有

自號於縉紳曰吾之為文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而縉紳之有道者亦必進之若知已必使有聞於天下後世是豈徒以為聲名哉徒推有餘以賑不足哉亦必其意之有樂乎此也嗚呼非真有道者不能也閣下鍾山川之間氣當科舉之興運大廷偉對天下稱誦不二十年遂躋卿輔雄文奥學淩厲當時天下之人固以閣下為天下之歐陽子也而閣下乃自謂為廬陵人廬陵亦何幸復有一天下歐陽子哉詵廬陵人也自少頗知為文而

知道不在已故亦不甚經意而於閣下之文雖不多見而若有以知其心喜道之在縉紳者復出廬陵而㝫老不能走京師以蘄一言之相契謹以其所為詩及錄其所為文若干篇以獻古之投文者或蘄於用世若訖之㝫老皆非有他獨庶幾一言之相契耳伏惟憫山林之老朽有以慰發其心黼黻篇端使鄉人子弟藉以畢梓以見信於來世諒亦閣下之所樂為也干冒崇嚴無任悚慄不備

答揭曼碩學士

去秋吾吉夏仲炳歸得二月所惠書甚慰執事身居崇要有論思撰述之責而能念及山林遐遠時賜音問非覯勢之時所為也所論天下德行文學之士蓋自有其人若僕何得與於其間或者謂江西為可薄則實不然姑以宋三百年而論二程起河洛橫渠起關中濂溪晦翁南軒起東南皆為道學宗三蘇出蜀歐陽出廬陵王介甫出臨川曾子固出盱江皆以文學名天下後世蓋

扶輿清淑之氣周流於天地間互為豐嗇厚薄安知後有作者不生於曠古無聞之地乎且人之習於聲何常之有豈可以一時一人遂有輕重高下於其所生之地哉執事以為何如執事之文皆於日光玉潔之中而有河傾海倒之勢其鳴於千載必矣又何必其不江西也兹因鄉人朞往京師謹此問起居末由會晤萬萬厚自珍愛不備

與鄭鵬南憲使

其伏處山林聞明公名滿海內久矣曁其來南則又聞其裁汙警惰夙夜勤政奸貪褫魄煌煌如風霆之日呼震於其上而不敢以寧竊以為此古賢士大夫也安得一拜下風以覲其聲光識不自意大旆之回少留廬陵辱過敝廬遂得承顏接詞者累日又不鄙薄賜教以詩以明公之文學議論高出當代而下聽於愚盲而後知大人君子之用心與流俗異也明公朝廷之所倚注班行之所推重入為臯夔出為方召觀風察俗則為張范

承流宣化則為龔黄此人心之公言非獨某之私賛也如聞臺省交除但不知果就何職相去差遠馳慕奈何某自别明公之後益就汩没然閉門讀書確守矩矱不敢有一毫意外之希慕朝廷搜求遺逸過蒙明公推援而心恥以聞達求於人諒當終老於書册間耳曩者一子頗肆力於學既踰弱冠病及兩年以死心甚憐之自為之銘不自揆度欲干明公大名為之篆額所以償其短世慰其土中之幽思伏惟仁人惻隱之心特賜允請

則其與逝者俱感明公之盛德無窮也千冐崇嚴不寒而慄

為仲子尚文聘王氏

惟季秋為四時之清氣九日為千載之佳節於此而奉啟偉人則竿牘陳言秪以為瀆而況婚姻至情禮不在文請得以略詵他日行東山涉宇水撫其競秀合流之勢起伏萬貌坐念自有宇宙以來其人品磊落英豪固不可盡數而百年之間飛霞頡頏羲升相高亦復何限

然聲光起伏往往不可以玩其喬木舊家蒼然歲寒傲
霜雪而不變閱桑海而大耐者其有幾何有如名門忠
厚以為本禮樂以為文盛時掉鞅宦途角雄場屋聿為
戴景執事昆仲才可以干莫器可以瑚璉識時應世聯
芳競爽闔門千指歲時衣冠雍容可畫鄉里指之為太
丘之閭公藝之族橘中之棋非深扇外之塵不至豈非
山川之氣所特鍾者歟其甲烏衣踵三槐為世道柱石
且有日而婚嫁扳附豈氷氏子所敢企其下風哉次兒

尚文年可十五嘗鼎斯文或賞其可然淡泊相遭當求其稱而蹇修惠言乃欲舉令嗣靜學之次玉女為之配循避歎然質之秋山先生而以為信因念諸父因依固嘗有一日之雅而又從宗兄以識靜學沖襟遂識當時竊有願交之意而今乃得為肺腑之戚誠所甚幸用是不揆其情而廟焉穆卜以不腆書幣請焉百世子孫之好將在此而宗祊實嘉賴之臨筆不勝忻悚俟命之至

與楊竹磵

曩以哭子之慼重累書奠雖嘗奉尺書為謝終以未得造門為歎相望二百里衹重瞻遡耳適者來城始聞令弟明齋遽爾捐館使人驚怛不自已明齋以名家識時之才當昭代右文之日外歷藩宣内任清要朋友之間方望其大用以究設施庶幾世道與有賴廼今中路折軸四方盡傷兄弟之情如手如足當何以為心邪抑古今痛事如此不少以數觀變以理塞悲為國家自重乃親友之至願也未能躬唁伏楮拳切

代王通趙氏

邇銀潢於異代文綵猶新懷珠樹之舊家聲華已冷幸里閈獲託於平生宜婚姻遠啟乎兩姓顧閨房既能繡於平原而兒稚豈並佳於逸少福徼百世事定一言有女不以與凡借重直同於九鼎之子歸宜其室相成倘副於三槐

與平坡

詵作疎兩年殊切馳邇乃忽聞尊公奄逝使人驚悼不

已坐念前朝宿儒零謝殆盡使後生小子猶及聞正始議論之髣髴正賴後凋一二公行為鄉閭之典型文為學者之領袖暮歲歸然砥柱薄俗使同里各得其分如得質於太丘使過門各得所願如得見於司馬詩書科目之效正在目前而不克少竢階庭之奮達此吾黨所同慨也時暑方熾尚惟饘粥加勉不勝至願

答郭方春

詵不相見久矣中間賜訪又以留外不得會晤獨時從

令凡往還知動履安勝則雖不見猶見也遞中忽披手

書讀之忻慰垂示高文皆有至味大抵脫去流俗務就

真實古之作者正如是耳苟未能忘情於街鬻則以寡

理為雄壯浮靡為博贍但可欺誑聾愚耳石洞詩猶有

韋王風致恨今世識真者少若此空山絶澗之意誰與

領哉見教人有傳誂若不滿於科舉者此告者之過科

舉取士尚矣漢唐以來名賢多出此途此明時之所以

網羅天下之英俊者也而誰敢小之其間賢愚不齊從

古巳然譬之大化生鳳皇麒麟之瑞豫章楩楠杞梓之材與樗櫟稂莠萊葹蕭艾鴟鴞虺蜴雜然而並興天亦安能規規然而擇之又安能使瑞與材皆無覆載生成之偏哉蘇明允李方叔之流皆未嘗得志於科舉韓退之曾子固皆累十數試而僅一得詵雖無似亦頗知命安分何嘗置怨如或者之論哉所刊程文非惟未嘗開口論其是非亦志氣衰惰世念日薄乃未嘗一過目也足下所論四書之弊甚善然不敢附和者恐不知者指

為忩耳足下相愛又謂之不待科舉而重此不敢當但科舉外物非人所能為若立身行己差少過失則俯仰之間自有真樂然未易能也足下停蓄其學不肯羣試於有司作文制行皆在科舉外此尤可敬恨未得相從以消鄙吝也詵一向留家頗有應俗之作未能寫寄仲敬遠遊似未為得何不姑處館娛親力學俟命然男子生而志四方安知不遂以此遇也兒輩今歲亦留家附道多謝何時到城當得面究不宣

答周如綱

别後獨坐一室深思共語忽已在百里外殊用悵然兩日抵家朋友還往度日夜歸得書發緘讀之推與過情而待所尊敬歘然不敢當人生無如朋友之樂然英妙可與晤語者甚難足下學勤而才富為文皆足以警發衰朽譬之寶劒雖未出匣自有斬犀兕破蛟鰐之氣僕方以得講切為幸而足下乃禮恭逾甚可見懷寶而不自矜也周伯仁之牛心炙蘇長公之蜜雲龍皆當時大

賢故舉動言笑輒足以傾一時而名千載若僕之好德樂善則有之而身處窮約其言語何足以加毫末輕重於朋友哉至論僕之為文若過高深而不利於場屋者僕正恨不能高深果高深雖不利於場屋不恨也況爵禄外物自有定命毕淺者且可得高深者獨不可得哉見喻欲示以高文尤所願見會面當在旦夕得劇論也敬堂畱濾東未歸談間亟稱才美志行恐高尚非淡泊儒家所能淹未知其能小用心於訓廸否足下度其可

甚幸

與彭居所

詵於名門相好之義不待申之以婚姻而後篤密也而況託姻方隆哉君處山林我依城郭相望要不甚遠佳時暇日既不能幅巾杖屨扶携阡陌以共一笑之樂而書問之往來詩簡之唱和亦且濶焉如許則徒恃此心之同耳執事有過人之俊而自處於謙約有經世之藴而自託於晦藏青峰流水花檻藥欄超然隱君子之趣

若非世俗之所能溷者而階庭子弟方且振翮仕途揚
鑣道闈過長沙而思賈誼之達政窺五溪而想伏波之
立功蓋常杷其議論熟其詩文江岷源委蓋有自來則
吾之於君雖未見猶見也詵疇昔多幸辱君賜之主維
以令弟某之長愛許適小兒某甚盛心也結言以來亦
三四年惟恐其箕裘之不能襲詩禮之不能昜以為君
辱而孰敢有意於早成婚哉今年及志學亦差若可進
萬山諸賢過而撫之曰足以賦桃夭矣敢用歷吉以是

月丁夘奉書納幣於廡下所謂不以微薄廢者惟道義
歳寒將恃此為萬世子孫之福

與李方心

其欲拜書久矣而輒墮因循中承尊字此時欲寫數篇
鄙作求教冗故未及即答既而擬十月間必一到印山
因得求見則面語為詳而筆墨可廢也乃多雨久稽故
鄉竟不果往雖情如此而欲不自媿罪不可也即辰霜
氣益嚴想尊候佳適不知日食米可幾何去年聞喜食

麵亦果否每觀殘翰辭氣蒼然只似公健時未嘗不以喜以敬科舉興公固尊宿不復屑而其輩亦老項不作數矣幼聞旗鈴晚復見之可慨也今之時文往往夫人自以為能鑄鴛驥一驅無復知媿然世間伯樂實不常有則文體固未可以復古也春間有袁氏者欲作賞試適與申齋皆不暇命題多非本意今見謂有二三百卷然全未考青原賦亦未見好者或得佳作當錄呈也六月來又與申齋沖所約為課試意以激厲兒輩初行此

規作者頗多今則有題而無卷矣至如學校季試所謂彌望皆黄茅白葦誠不曉其何故明經古以為難今雖但記見成註脚亦未見其人其少不力學令聰明荒耗其遺忘不待數年以後况欲求斯言於科舉之外邪先生學有淵源平昔所得還可疏示一二否甚近留南嶺有數篇應酬文字謾録求教以塞嚴命邇來斯文亦復可歎眼中巨擘非不滂葩駿動一時意向病在誇多求捷不知古人務必傳者亦爾否也如甚輩但能識其如

此耳先生以爲何如

與滕玉霄

自明公之歸洪也不及一書奉問起居自以爲心之所嚮千里如對固不計乎書問之疏數也頗聞辭榮投老以詩書賓客自娛四方所共高而朝廷之倚注方切安車召還盛之白玉行且見之僕窮經山中日向晧首去秋亦嘗來洪非爲科舉亦欲因以見明公乃聞有臨川之行科舉懸於一夫之去取所不足惜所惜者到洪而

不一見明公耳明公名滿天下齒牙餘論所到諒不靳也親友李兄廸吉肯堂殿講之諸孫談命奇中自號心天欲掛一簾於浦雲山雨間非借明公大手以表章之不可故介僕納拜於庭下倘辱回盻則其長價豈特右軍入角扇哉干冐崇嚴臨楮愧悚尚期厚加珍愛以膺顯擢不具

與羅養正

自君入南不敢奉書以候起居以君方驅馳於國事則

山林放逸之民固無事乎書也如蒙驛傳上下亦承寄聲深見不忘獨媿僕失於瞻伺不及走見耳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執事以英傑之才明敏之見參賛憲幕事無不統一道之民蒙恵必多此流聲之所以遠布也臺省需賢青冥縱靶在此行矣其今歲仍城居亦時到鄉數與明宗羣從令似中舍相會皆安樂無他因城西呉某以臺檄補憲掾謹勒此以寄鄉慕其某為方崖御史之懿戚俊爽有文學草廬呉公曼碩

揭公皆所盼異以鄉人之情振德而輔翼之幸甚相望甚邇未由叅晤惟冀保練以享奮自愛不宣

與鄧善之代蕭煥有

往留京師辱不以其年少學劣進而教之周旋累年所以警其不及而勗其成者良至求知已於天下舍公其誰賦歸以來從游殆絶豈無他人以為獲交於明公則所謂於山見終南於水見黄河誠不敢以泛然他挹也明公以昭代之才久處嚴近議論高朝廷聲名滿天下

班行之間殆鮮其比中間假節南來首以文行重儒風
復以憲綱範俗弊其所素蓄當益以展布竊以士君子
之仕也所以行道而道之所寓也惟文章足以飾皇猷
惟政事足以振世運方今之官爵雖皆可行志而惟館
閣可以不負其文章惟風憲可以必達其政事明公之
文章則居館閣政事則位風憲矣他有美官復何足道
外此則尚未為宰相耳蘇明允有言天子之宰相可以
生人可以殺人而求一言之幾於道則不可得明公先

有其不可得者宰相直外物非明公之所難也其曩為桃源州教不數月以歸杜門讀書又二三年始受臨江照磨簿書勔勦苦無自得之趣然心之不可必不肯苟隨雖時有平反而獲罪於上下至矣以是復奉身而退其於仕進豈不甚可歎哉然皆不足為明公道獨惟明公天下所同慕願一見而不獲而其幸有疇昔之好乃不能走千里以盡所欲言以此抱媿殊耿耿也偶聞有便人書此薄寄峯切錢塘素所欲往明公在焉會在旦

夕惟厚加保練以國家斯文自愛不備

答王宜父

歲昨别後每懷先公從游之好内傷於心自謂文字之竒痛涕泗之亦感不足言也因念友道之薄於今為甚大家貴人則必於勢利之足以軒輕者傾倒焉鄙夫游士則必於勢利之足以相振者奔走焉否則未有不難合而易疎者也先公之於僕僕之於先公皆在二者之外是以愈久而彌敦既没而不朽而豈流俗所能知哉

頗聞執事居憂讀禮動法古人四境流譽於是足以為
梅翁之子矣於是僕之見執事將如見梅翁矣然不敢
以書相勞苦者懼徒溷孝思也新年相望益重馳慕晨
興得書慰感兼集非獨不忘其契濶而且有以寵光其
荒寂誼當引却而不敢受恐或者以為不情耳於昭盛
心藏之無斁宅兆之卜固不可輕然隂陽使人多畏當
擇見之高者謀之遺藁已録出甚善其間編摩校治昔
者尊公用力勤矣亦不可不過目而後入梓至於述行

昆仲亦當先自編類雖其大節昭著在人而必有隱德非外人所盡知者推先公之心雖十易藁不為厭也

答蕭敷先 代長男立敬

惟婚姻辭無不腆而浮恭長語則不敢瀆且先施實命之矣故亦直敘梗槩以復於左右每念異時名門諸老寤寐詩書虛右以迎四方之賓游設醴以肅當代之者碩而老人大丈定交尚矣竝鞅文場聯鑣京國意氣之盛豈特足以為一時之士契將百世子孫綢繆因依之

好未必不甚於此矣親家執事禮樂閒家珪璋雅士少而嗜禮處紈綺而能有其風壯者有猷閲輪雲而能傲其變以順親成身為先務以教子明經為彛程方今黄卷夜燈弦誦此屋文昌之光屬天漢擢魁蘭宫上軼乎壬戌之芳躅固可俟也門寒宗敝理之乘除消息且不敢有頡頏相先之想而況婚姻禮云乎哉乃昨歲有談令李子明秀可妻者欲以長弱息其室焉其聞而疑之蓋不敢以偶於大者今昔所同而功遠乃道執事之心

所厚者斯文所薄者世俗所急者道義所棄者資裝是以有取不然豈其食魚而無魴鯉哉書幣有嚴辭曰納采敢不下拜歲寒初心惠徼無窮之福復自此始

與羅志行

惟兩漢專門之學追唐猶盛至先宋行其義為文於是辭華尚而經術踈矣國朝崇雅黜浮以實取士而後士以通經學古為高然講理而不壞於聖賢為文而不失於規矩者葢亦良少學宗大雅四方所推尊公既以英

聲茂實振鐸而漲其流執事又以青年美才横經而繼其響光前聞而掇世科茲亦何難小孫年浸以長求師而學正喫緊用工時也歲月荏苒敎者有竭盡不倦之工學者無憤發自拔之意箕裘之繼甚為凜然敬以書請於左右倘不鄙夷肯為惠來則袁葵讀書相與切磋究之豈惟二三子之幸亦僕衰老之願也

與楊西有

惟異時舊家相望喬木連雲弦誦之頡頏衣冠之還往

何其盛也時運乘除而疇昔會合之樂殆不可數入城以來時拜忠襄於鄉校以為斯人耿光至今照耀乎宇宙而其子孫近在丘里乃不得時時相與劇談而縱論可媿也有如親家執事識時之偉見用世之長材持論公平而名德足以重鄉里高義倜儻而豪華足以交公卿一門子弟凌厲卓犖皆有傲睨斯文之想昌運所會蒲輪之召老杏園之宴少行竝見之其少不適俗惟有慕乎前修之所為以為吾家公是靜春之道德文章可

勉而至時志蹉跎家聲益冷但浩然天地間差少媿耳兒女婚姻之責曾未能畢而吾兒之子琳復以締婚媾蓋宗黨過為游揚執事不以其清約而許以令玉女室焉其聞而喜曰是鄉里舊衣冠之裔也會聚往還將不復盛於今日乎則敢廟焉而書請於左右徼福結言其自高曾而下實寵嘉之

答鄧以道

惟師之重古人所先春秋戰國聖賢之叙未遠在所不

論下至西漢皆專門受業弟子以千數其道稍泯故韓退之抗顏為師說而柳言尤斷斷焉若宋初泰山徂徠湖學之復起也退之又言愛其子擇師而教之矣士至於往教豈古道哉雖然以其猶可不傳也曩自科舉之廢世相率為詩於道科舉既復絃誦相聞而其事以記決得失者又多疎劣於是文章不必有

師未論來學雖往教者特為章字句讀
恭惟執事以世家喬木之胄聞先儒
後樹義恤孤家庭之間不論弱冠而不
百里之外下采愚陋而使凡子師友長
俗流甚矣固不肖之所願聞也書幣之
然愚請有以進於是師資之有功在於
弟之率教在於父兄之所行匠氏之成
之速宋人之刻楮乃徒為歲月之淹

至唐河汾之後
子厚答韋中立
盛則又古道之
則往教之習久
知所尊慕則不
章雜學固無事
誦為長有司之
法學者不必有

冬氣益寒伏惟厚加保練不宣

復答鄧以道

聞執事之名久矣蓋其見聞議論有故家之遺風而練達之材可以備明時之實用恨不及一識不謂今者過聽辱賜書進之以為塾客此如柳子厚所謂起病顙之駒躄足之浮圖所以承乏之心切自慶疇昔向慕之好遂得為知己也奉以周旋其敢自後又念君子之交貴於始進之不苟僕平生於朋友苟受其託必盡其責故成

之不知者設耳
指學之傳明經垂
不廢乎學又不遠
為此其追古道遠
之勤敢不下拜雖
於學者之自慕子
成鐻妙奪乎造化
留執事以為何如

材卒業者亦不少至如窮年堅坐則以家累或未能頗
閒執事處齋者必以月計雖有明效大驗不足以易歲
月之積龍溪初書及希見教皆謂不復事此及見其再
書與執事之副墨則又不然此所以遲疑而不敢奉命
也與其少曠於他時而取譴不若自揣於今日而先審
於進退乃所以答執事下采之盛心也執事以專坐為
益而僕以開發為長未信而言君子所誡敢奉聘幣以
返左右伏惟亮之幸甚人生會合之期誠有不偶後此

相逢尚圖面謝不宣

答王志文

歳裏辱書深佩不忘新年相望無從嗣音想履候安穩得帖尤慰見喻叙述先公行實此揚親之大節詵辱知最厚誼不敢辭然恐筆墨枯朽不足以發潛光耳至於銘文今世常欲得顯官為之而不顧其文之足以傳否志文卓識固當有以異於流俗也未嘗切異珍重不宣

與彭宗富

尚憶東湖談笑之樂且兩年矣自後雖常邂逅而聚散
怱怱秪重思慕歲事肇新緬想綵服高堂稱觴介壽福
與春新伯仲以明朗俊傑之才加磨礲講切之功如出
匣之劒所向無前而且淬之越砥益銳其鋒其遡霄漢
而取青紫也必矣獨恨踈濶不得時和新意以發憤人
迺者辱訪又以畱山中遂失迎候甚為悵然醯壺分餉
非篤吾味之同不及此君非掠美我獲飲醇為惠侈矣
懷佩何如何時重有入府之便傾竭欲言臨墨拳切

與解辰叟

詵於君有平生之好而會晤差池動一二歲然心所向往往不以是隔也横經鄞郡教思益布修塗隽武日引而升於是不負所學矣友人曽君存我舊與同客方崖許繼又與名父子後先客古步文字蔚為時秀鄉校小試往往多前列今年館授敬雨之下自賀知音有人然吾不獨為存我賀君以斯文師倡一邑使和應者得存我非特足以見吾鄉之多才而古今雅調發於衆樂之

中亦文字之至樂也因其行輒寄此訊問起居未會切

冀厚加保毓不宣

與王顔庭

比承賜訪示以高文實有古意浮梁二篇發越盡而不

為羨美梅邊情詞慷慨記顔樂能尋顔子樂處記停雲

能言陶公所未言甚善甚善自世尚怪詭而指大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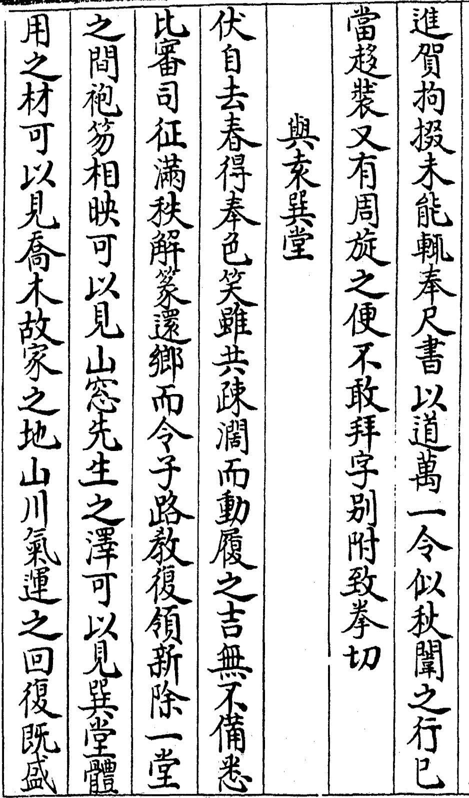
腐自俗脏葩藻而斥理致為常求其意足以宿道文足

以宣心者槩不多見老蘇常讀皃繹集謂今世無復能

為此文者矣僕於君亦云知多有佳作恨未全見天氣尚熱想燕處清適便中勒此奉起居

與王聱吾

詵去冬於大旆之出偵伺不謹不及走送自後聞自抗浙而京師山川都邑之勝麗古今世代之興廢領覽殆盡人生茲遊固已奇絶而又取麾持節易若拾芥想錦歸之初賓游鄉黨排前稱慶草木亦與有矜色相如之弩矢前驅買臣之車馬填道不足過也且聞階庭蘭玉



皆將頡頏青雲一門袍笏昌運亨嘉誠口多難羡正欲進賀拘掇未能輒奉尺書以道萬一令似秋闈之行已當趍裝又有周旋之便不敢拜字别附致拳切

與袁巽堂

伏自去春得奉色笑雖共疎濶而動履之吉無不備悉比審司征滿秩解篆還鄉而令子路教復領新除一堂之間袍笏相映可以見山窓先生之澤可以見巽堂體用之材可以見喬木故家之地山川氣運之回復既盛

於昔必當復驗於今也詵為門墻老賔客助喜特甚適
畱山中兩日方抵城又未能造見姑先奉尺書雖無能
贊一辭亦可觀其心耳尚存惓惓倚俟面慶

與歐陽石泉

詵比者再領尊字備悉亦已別具報矣審知畱洪有暇
娱親甚樂而令子有索女之喜長幼共康一堂四世此
真福也人生仕宦撫字百里上有遐齡之母下有慰情
之孫誠可多羨獨惜阻修不得與慶為歉微禮遠奉聊

寄情耳丈人以何日戒行天氣浸熱若得五月到任所為佳蓋一則此時道途或者尚未隆暑且既擇榮上之日到彼稍早凡事當從容也

答秋江

詵聞君家忠厚之稱久矣百年之計種之以德夫自高祖以至今日豈百年哉名父令子所以培植者有光無替作亭覽勝飲酒賦詩亭中之長者優游几杖將與園綺而齊壽壯者磨礪翰墨將與晁董而俱升豈非世德

之驗乎辱命之記媿筆力衰朽無以發揮耳令親就道來訪袖出手書尤見崇篤斯文之意至於餉之以禮本不敢受恐來不知者之疑也頓首祇拜何媿如之

復答秋江

詵於翰墨間相知極久未得一會晤為歎孟秋知將入府繼聞輿晝深為悵然君家積累世衣冠之盛而名丈令子又炳炳愈偉足以振後而光前乃復思所以發先曽大父之潛德而以表墓之筆見屬深懼衰朽不能稱

塞雅懷過廑謝言寵以佳貺其何媿如之傳曰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以傳不仁也足下之為人孫可謂仁智者倘入石有拓本望示及幸甚

慰李履善

訖昨聞君之有父喪也以客外不獲走唁夙擬開歲一致此慟及抵仙境辱令兄賜訪之後旋感風失聲繼復馳歸竟以書行愧當何如常憶往年陪沖所一登君子之堂三父皆精神未艾羣從兄弟玉立環侍剪燭夜分

留連劇論使客忘去何其藹如也曾未幾何方心先生
乘雲而去本從相繼酷没嘉植欲盡鄉國盡傷令尊公
復奄棄色養當時鄉曲往還之樂逝者丘山如之何不
涕泗交頤也執事居喪讀禮憂痛奈何詵既不能面唁
相望黯然襄事當在何時尚或可與執紼之役以遣其
愧耳雪伯霜仲棘冦欒欒敢并致下意

慰楊天鵬

聞君之有母夫人之喪久矣而一書亦墮因循何其可

媿也然純孝之痛久而彌新則寛譬亦不可以緩癈惟古人事親樂莫樂於家方隆而無虞年方盛而及禄執事高堂華庭輕輿豐饌以優游暇適之日盡婉愉娱養之歡顧四境所同羡而又芝檢之除且下花誥之渥非遙少須數年疊觀盛事豈非人間母子之至願何居造物為此缺然姻友為之惋傷矧身處其痛將何以為心然倚伏之不齊在天揚立之可必在我執事之所自樹既足以重慰斯母少抑憂毀以副愛慕者之所期幸甚

茲乘便翔輒往辦香少寄拳切臨墨黯然

慰羅師尹

訖於先公之喪聞訃既後而奉慰尤遲故援筆而先媿

也惟先公以忠厚為一門之福以老成為一鄉之望高

堂四時彩服後先桑麻話邠酒之春燈火課韓檠之夜

人間至樂何以踰此尚憶去秋道便奉謁瞻其衣冠之

高古議論之英發謂當期頤未艾而俯仰之間遽隔今

古雖在先公為無憾而人子至情百年猶以為短荼毒

疼割固當何如詵正欲躬造繐絺竟不能遂輒往瓣香

聊寓一哀相望惟重黯然

慰蕭國陽

疇昔曠野相遇悲不能言然不敢即宫而弔坐念人生

禍福禮所不免而二母之喪萃於一日則仁人孝子之

心誠無以堪此也僕周旋名門日久切知孝養純篤歲

時綵侍東西相映人間母子之樂奚以過此叢哀疊釁

斬焉繼之何造物者能厚其昔而不能少貸於今遂為

是過酷也茹毒銜苦當尤不可以常情論相望百里亦何以為先生解哉歲新即欲致瓣香而因循不飭懼其彌久輒以書先旦夕過門專圖面唁不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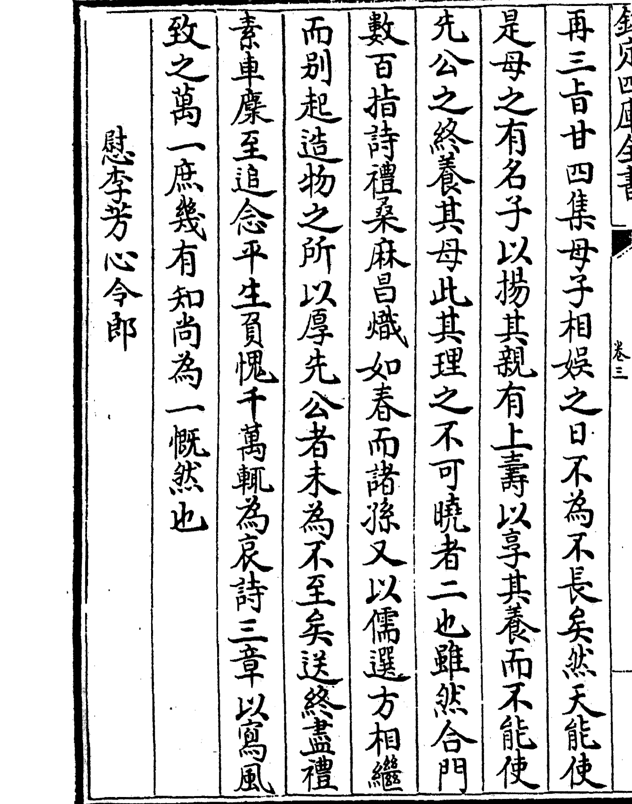
慰王庭望

奉書之初乃以唁語臨筆黯然日者高堂禍變屬留滯於外歸而聞訃悼怛不能自已竊惟人生事親茍不獲遂具慶之願則尤以偏侍為重古人冰魚冬筍必極人子之所難良以此也且聞執事出晝應門之勞入晝養

志之道家事纎悉一不以累其心葢亦自有足以爲娛樂者何居惡劇不待百年孝純天賦荼毒柰何詵之次兒得倩門墻升堂稱壽以效半子之情方且有俟而今遽已矣何天道之好乖而人事之不可知如此也初欲令其躬致一哀適體中小疾不果行一書寫情旣墮遲緩亦不復以寛譬語進尚惟節抑以膺倚禍之福相望無任拳拳

慰艾公善

誂於先公道心先生有斯文眷屬之誼昨歲之初聞變
也悲悼盈襟然而旣不能躬唁復不能致尺書正坐時
故纒綿之累而亦孰知其心哉念惟先公雄文雅製鏗
鍧一時譬如膾炙無不同嗜至於粹宇沖襟其襲於人
也又如和風之被物名酒之入肌無賢不肖皆為酣暢
此其去柳下惠黃叔度固當不遠使羽儀當時薫其德
而化者宜何如而少不能使第一之償老不能為命之
待此其理之不可曉者一也七十之身九十之母省櫬



再三旨廿四集母子相娱之日不為不長矣然天能使是母之有名子以揚其親有上壽以享其養而不能使先公之終養其母此其理之不可曉者二也雖然合門數百指詩禮桑麻昌熾如春而諸孫又以儒選方相繼而别起造物之所以厚先公者未為不至矣送終盡禮素車麇至追念平生負愧千萬輒為哀詩三章以寫風致之萬一庶幾有知尚為一慨然也

慰李芳心令郎

詵與尊翁别久矣九月辱書徵近作此時意欲一到印山專從公傾倒既又不能兒輩復遞至手書則十一月初也月望間繕寫鄙文數篇及書一通因未暇寄乃一日偶過方崖家有曽凡從吾談尊翁仙去初不謂然或曰此懿戚也宜信已而傳者浸多於是與素相厚者出涕相弔幾先來復得訃音且知屬纊之槩棺椁衣衾之無憾蓋哀心至此已十日而猶如初聞也詵於尊翁本有先後進之分斯文相收乃忘輩行其間誼氣之相投

出處之相與議論之脗合有不可以數者獨恨相知百里外不得朝夕親炙耳計公之拳拳於予予之拳拳於公皆他人所不諭也死生契濶遂至於此可哀也已蓋取手書觀之乃未病前數日所作孰以為此死者哉執事驟罹此痛荼毒奈何然一家之責方在一身朋友於是重有所望則擗踊哭泣特孝之一固當有所節也詵有懷耿耿當寫為哀辭以發春首詣靈几以致掬淚茲先以書歳寒且甚相望黯然

慰毛天秀

邇者先大夫之喪與吾黨歎惋相弔欲奉唁而未能手書遠馳基銘盈帖讀之不自知其潸然也先大夫以明經之學負善賦之聲咳唾隨風皆成珠玉故拾其餘鼎者猶得以追安期子喬而為之伍時不我與高遯山林絃歌足以寓其樂泉石足以佚其老一堂四世綵服後先蓋人間詩書之福未有過此者去而上仙政復何憾而異代豈巴之思歲寒碩果之感鬱而不能釋於懷況

孝子慈孫痛當何如遠日有期痛當載道所以襄奉所以顯揚往往皆是屬羈於俗不得效執紼之敬在來觀之列謹再尺書復為輓詩三章藉此少見𦚖菲於存没翔風行雲矯首黯然

慰蕭遠心

其於名門凶變宜朝聞而夕弔也乃懷此心至今始能託之尺書羞愧過於悲矣令姪與吾州判家學有素盛年高科謂當騁騏驥於長途奮鵬鶚於青霄造物擬之

以應世道之復銅章緹車曾未小試而遽折其軸友朋之間尤有洛悗而掩泣況在父兄何以為情然而富貴死生皆莫之為而為者向之賀門既非偶然今之弔閭要亦當以前定視之也先生學宿於理諒於悲悼之中必有權度薄奠持前聊致意耳歲晏寒驕伏惟以吾道自愛臨墨無任拳切

慰李存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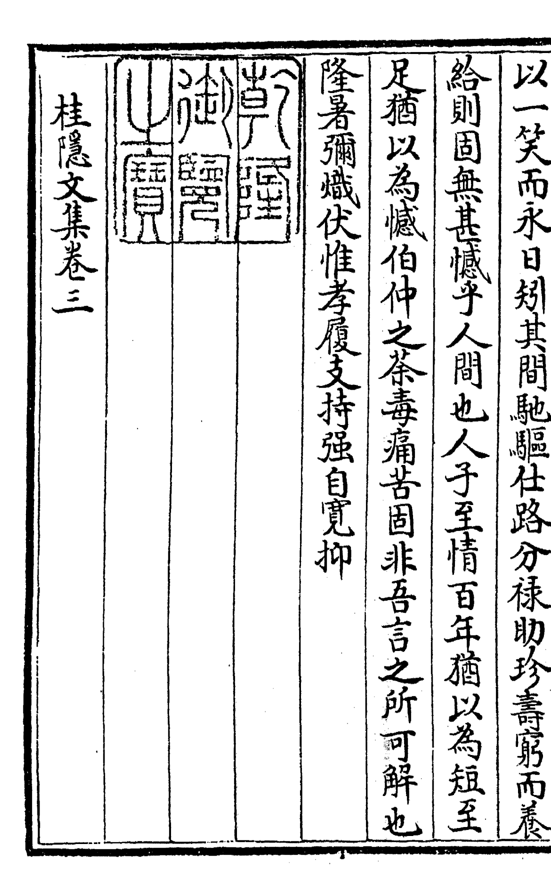
今年多得會晤然被恩恩每見每不盡意自八月來稍

踈濶而君亦從是居憂矣相望悲痛有不待憑棺握手而後為傷且弔也先大夫平生以一經自樹立其於斯文研微析妙可謂致力深而用心苦矣閲世悠悠一笑良難晚抱省檄使由是而畧展所學曾何足以慰其萬一而造物之靳於我輩者若此世間少年鼻比説法何必有學學與命殆真氷炭之不可兼乎昌黎有云賢者博一命則隨以死而東坡於董傳尤所深慨古今一理甚未可曉也孝純天賦荼毒當何以堪然昔之能揚立

而慰其親於土中者皆以患難而得寬譬常語不足為左右道也詵未能躬唁姑託之書而黯塞之懷非面莫究

慰羅元夫

始聞君有母之喪驚怛之餘即欲走弔竟墮因循愧當何如人生二親皆莫報之恩而母道尤可痛故笱盤之饌板輿之奉常極意而有所不足然而伯仲之競與其所樹立皆足以慰親之心歲時奉觴各致甘旨則亦可



以一笑而永日矧其間馳驅仕路分禄助珍壽窮而養
給則固無甚憾乎人間也人子至情百年猶以為短至
足猶以為憾伯仲之荼毒痛苦固非吾言之所可解也
隆暑彌熾伏惟孝履支持强自寛抑

桂隱文集卷三